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農者
孫　農者　同較
山㮋　農正

書

與方寧撫一藻

承手教咨文謂保留非體弟心知其然且深念年臺八年於外亦已足矣無更勞久任之理第留疏一入聖意有在

封疆事重未敢獨擔因人碌碌弟滋愧矣茲祖復宇請告
奉旨看議速奏東方半壁久藉長城不允何容輕議敬以
請於年臺或調理已痊則幸甚矣即萬一未痊而烽無大
舉可臥而護軍務或蠢動可强起勞軍唯年臺籌之不然
而蕭規曹隨誰非伯仲不孝實懵懵無知不得不唯台教
之仰也

與周大參鼎

承教島局謀事之極萬難提醒深用為憂旋讀再教身在
局中定有挐手然後以喜不孝向者固云該鎮有眞著數
不使人知有假著數使人知而信之不知其非也渠始妹

抗辯乃今而亦自道其狀也西南風作望好音不知可得否遂左頰傳烽耗中原未定寇氛若了此一局亦得稍併心力留幾莖未白頭鬚仍與先人魂魄相依於九十九灣深處斯乃羇孤之本願耳開採之說弟前時屢疏其說未暢近者方暢言之以爲此時乃天地日流血之時而深痛夫持議者乖劉更生敢於殺人不敢於活人之旨也得旨允行救大地一半死人昌身墮無間地獄所不避矣倘改有身名俱泰之妄想哉

與熊總理文燦

度歲以前老公祖運籌剿撫知費苦心然未有方畧情形

時達天聽以故長安疑揣聖意亦切懸懸調兵大疏之至不知奉旨如是之嚴而且繼之以勑諭也自撫劉國能後人心始覺少安不孝棄正月塘報上之則撫端緒了然明白老公祖可以行其志矣入此月來聞賊分兩股東突江淮南奔隨棗不知分頭截殺何以爲計承教龍在田欲與張獻忠合營第龍之傲戾非能用人之人其兵騷掠乃非賊之賊二者合併恐無益有害老公祖斟酌之是所望也張西踰願改總兵不孝窺其情激之中方寸不無少亂四疏上聞而聖意堅決已不敢不遵行矣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盧宣督象昇

遼左諸公塘報手書邊烽約二三萬騎西來與㕆爲犄角矣老公祖前報㕆移營而西不知果在何地萬一去遠不及或及之而不格則宣雲代受其殃勢所必至即日作何調度需何應援望即立刻指示不孝當虛已以聽也此舉或似乙亥之役比甲戌稍爲不同今日宣雲兵力較乙亥增雄多矣况又有老公祖之奇畧乎

與高監起潛

念一日接台教敵謀搶馬一事即星馳與彼中當事商之蓋所謂㕆馬壅塞口外者部中都不聞唯盧九老有用㕆

圖敵之說謂哈此來准備與敵厮殺不知東方亦聞此消息否果若所云誠卞莊刺虎之策肰衆寡強弱未知攸分使之逼近藩籬哨聚臥榻則大非計不孝曾再四難之而不可得也今若此其將奈何礪兵秣馬整頓西援知有同心尤不孝之所引領也

與宣大督撫

敵來搶哈兼突宣雲毋論得手於哈必入即不得手亦入若不得手入更堅矣台臺高見何如戰守何賴願以教我收斂人畜歸併大城恐不得不爲我之急著頓其來銳乘其惰歸究不得不爲我之穩著而哈目既引之來當挑之

闕勿令遷延避去而內地代受其殃又不得不爲我之權著也事迫矣悉著望先圖之

山松曰此番邊烽追聆不及而歸固然無恙迨後季秋深入暨來春始出則賞用聆圖敵之說挑之費也所謂遷延避去而內地代受其殃者先入不啻先見矣

與宣督盧象昇

烽已窺宣又令西人先來講市不知其有大部追哈而西一二枝在邊攪擾乎抑遂全力注之於我也老公祖云邊疆之事不宜中制文拘敝部頃覆謝分監疏得肯少破拘攣矣若戰若守相機出奇朝廷決不中制惟望早奏膚功以膺懋賞可也

與熊總理文燦

念年逋賊望老公祖三月成功本無是理而邊烽逼人果於三月而動今已窺宣邊先使西人講欵勢亦甚岌岌矣治昌初擬老公祖挈領提綱呼吸羣動使之各各效靈即奏劾亦易爲力而不意人各有心遥分畛域致老公祖調度無權呌呼不應如邊兵之所在爭需滇兵之任催不動而近且生意外之釁也㬠諭待戰者未聞期會觀望者並無參劾其謂是歟二月以來不孝稟上正月塘報聖明方鑒苦心旁觀亦爲杜口而自今以往剿餉無多恐暫累吾民一年之旨未易中變其說也老公祖挈定一服先剿除

之此自不易之理耳

與盧宣督象昇

烽至邊巳久不長驅深入而講市竊恐其有大股追哈此乃小股駐邊外如乙亥之役亦有六箇王子在歸化城不過黃河夫也不則其前鋒巳到後部未齊關東哨報尚有絡繹西行者其虛實多寡政未可知關寧搗巢道里迂遠從才口頭說過以為門面之談昌在關門久聞茲祇深慚惶耳老公祖勿為此望也若要大調各兵恐大倉無銖兩之備且缺餉三月軍心嗷嗷反開他釁亦所當防而烽行甚早安知不有詭謀東西分入是以左瞻右顧千難萬難

著其方來議市此老公祖運奇畧而取侯封之時也

又

昨差官請教之後連得老公祖兩札深為慰喜古稱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下事未有不可謀者彼先講市是以謀來我亦當以謀應文網束縛亦不盡肰聖明在上惟惡欺謾若以忠赤心行權巧事一一入告而無隱未嘗不蒙鑒原也至於輕調各處之兵致全局滲漏老公祖以為肰正治昌之所憂愁無聊而走使請益者也晉中單虛欲俟津兵到龍固即遣劉光祚出關不知忻代之間當駐何所而彼中能具糗糧否昌已商之宋又希公祖幸再一商之

又

孫陞到得老公祖密報昌不敢專決亦不付書人謄寫即以手翰封呈御覽先此奉報俟得旨再遣渠來也馭邊原無一定之格治兵必以體國爲先今國家用兵二十年邊黎塗炭已極中原盡化潢池尚可祟飾虛名而不挽回實禍乎昌受恩深重不惜狗馬餘命爲聖主忠言如前者派均糧溢地以剿賊近者議大舉開採以救民皆不美之名人人所深避而不居者昌竟居之矣苟有利於社稷誠何有於是非但望老公祖設法緩之容面請聖裁得當以報如其不可則又從理會也

又

大筆塘報一入主上召見平臺首問總督塘報就是如此還別有作用昌對想還有作用但塘報之外臣未有所聞因不敢擅專請聖裁定奪上諭邊烽逆天無道如何許他開市就是撫賞之別名邊臣言此就該處若是插部舊日還可只要有名不傷國體昌因陳世廟俺答之說上謂邊烽與俺答不同斷無許開市之理言之再三雖天顏不怒而嚴昌始終陳奏上始終不許此日問對語甚長不能悉記欣已奉明旨在老公祖設法密行似可得制勝之畧矣

又

名對奉旨補牘再奉旨俱已咨行計老公祖覽後不患無
運用機宜矣治昌前擬一疏雖未進呈而口陳業已過半
聖意談及邊烽則天顏不怡次及其餘則天顏漸解治昌
苟利於國不敢愛身亦頗契老公祖台指第政府嘿然不
贊一詞印昌退而請益亦不甚照管耳義州一說思理深
長老公祖但語西人果眞心求款聽我修復義州彼中開
市干便萬便如此說肯聽必量給小賞而去後來又作理
會昌亦已上聞矣茲以未進呈小揭奉寄密覽便知昌於
上前口陳之畧也

與方寧撫一藁

邊烽駐宣已久使西人講市不知情僞若何主上名問謂插部可賞邊烽斷不可市弟昌敬奏插部亦是東■市賞原在遼東如果眞心效順當還遼東邊外待我修復義州於彼開市爲便上意許之今兩奉旨行宣督撫監皆此說也肰絕不許■唯許西人亦必有名有體不許蒙狗辱國昌再三奏西人之來亦是邊烽主使即如明目在衙坐門亦有主使無主使者西人必不敢近邊若謂西與東二即是面欺臣不敢出上再三峻拒而實未嘗不許插也弟昌去歲不主義州之說恐彼擾我若大凌耳今彼若鬪插部乞市上許之於義州必不擾我我當復而守之海島遙滌

生靈虜歸不關義州之地八城必無所容且量撥鮮糧足以活此海道既絕麗貢不來彼無透販之路其來市必力然我不許而許西人欲西人仰我鼻息而通商我更操商賈奇贏而裕國待數年之後中原盜息瘡痍少休食足兵强閉關謝絕未嘗不可此弟狂愚慚愧之說也年臺以為何如

與盧宣督象昇

連日未接台教知方與講嚳就中定有作用也十六日辰刻接台翰謂見小揭後稍緩候旨老公祖或公冗中未細看耶小揭未上已在御前口陳過半不再上矣無旨可候

也乃兩奉明旨如插部舊目能與東擕貳或殺敵自效准舊例市賞又云市賞已有旨了即此是旨何又候耶即名對曰聖諭再三只要有名不傷國體老公祖幸體此意行之毋致遲疑太過也若不孝謬肩樞務中外一體罪必不辭日來再擬方畧無非義州之說在老公祖三著疏中詳之想後到矣

又

十七日早得遵旨相機馭[illegible]撝讀之已見老公祖講讋大指經畧宏謨仰契宸衷西塞可保無虞矣慰藉慰藉賀守道撝揭中旨且亟欲佐老公祖行間想不啻魚水也第以

洽昌細酌其中勅下兵部並撫監諸臣一應機宜俱聽老
公祖指授一段恐同舟之人必有不樂聞者望老公祖虛
已委蛇功成讓善使褊心不怒求濟公家事而已至昌不
揣因義州之說畧演迂愚仰候聖明采擇今日拜上即以
草稿封呈台覽如守道在彼希出視之目今講欵令插守
宣恐終不足恃不若漸引之於義州將來猶可操縱之也
區區鄙拙之謀盡於此矣老公祖以為何如致意守道此
後條奏留意審酌為望

又

十七日酉刻以庸材小疏馳寄老公祖不揣區區之愚欲

少佐雄署一二也十九日御批下部云奏內事宜具悉籌畫苦心但議料處亦未盡然且烽伏近邊還當實圖急著力修戰守西人講市事宜著邊臣遵旨相機操縱其關寧買馬等欵俟另議行欽此聖明幸不深罪而耑以西人操縱望之老公祖矣正欲奉聞適接手書大揭益覩整暇帷籌就中决策待戰當省文墨議論一聽老公祖為之治昌蒞事將及一年局外悠悠之議較往時頗覺稍省況遇此等難題即請人作文字亦未見欣然命筆也

與方寧撫一藻

頃因宣事召見昌以寡昧對不稱旨致主上慨然歎息中

國無人戰懼欲炊既退沉吟數日勉繹向年餘緒敷演上
陳主上意在可否之間莽有關寧買馬等欵俟另議行之
旨所司即欲具咨昌以事係密議未可通行宣洩之文移
也謹抄白一通呈台臺密覽可否唯聖與當事口商不必
通行文案昌謹俟教於下風矣

又

小啓方具接老年臺答弟前啓並示遣督人周元忠一段
針芥水乳不謀而契大奇事也弟奏居不美之名擔難任
之責與老年臺怨謗均置度外肝膽正同但邇來人情險
惡之極稍俟事成怨謗所不恤也未成而怨謗先之斯不

能不令人短氣宜邊講誓不數日而去一毫無所侵掠遺當事一書亦求欵之談老年臺撤回之說想已效驗不肰何肯無故而去也主上面諭邊烽與俺答不同弟未敢堅奏老年臺如有奏須十分婉言之主上所重要有名而不傷體此萬萬當奉以周旋者也弟前請以開採散賊引劉向之語謂今當事者敢於殺人不敢於活人頗覺觸忌要為祖宗社稷計皇恤其他乎

與楊登撫文岳

島事嘔心越歲竟托空談首叛逸去該鎮雖不報明寧遠則已報矣但寧遠之報僅云從叛二千而長安議者以為

島衆盡數投去爲虎添翼羣口沸騰不孝雖解說之終不信也爲今之計惟有盡將島衆進送寧遠使寧遠驗報實收過數千人則長安之口不辯自息不惟失去首級可稍免於罪戾而口多救島中赤子亦不盡爲無功倣部昨疏與海內共見聞之正此意也未審該鎮知否謹與老公祖密商之

又

前啓與老公祖密商者不妨以老公祖之意封寄該鎮彼或稍畏人言之議其後猶可挽也老公祖謂該鎮不得志於首逆而欲多方示其作用誠然誠然揣其意非爲沈廷

祥也爲挾去謝之元懼罪不了一向違旨帶用此人自謂神通妙用人不能柰之何而竟被挾投去此其心病恐有不可解者柰何柰何奉旨勿令遼人進登及安插在登者不孝意宜密行婉行勿再激也何如何如

與盧宣督象昇

邊烽披營已確封疆一切宴肰老公祖制勝威名從茲益遠社稷倚藉良殷治昌頃以他事引咎倘荷主恩允斥望老公祖勿棄此座也邊書無甚悖慢而假仁假義彌深隱憂昌已密有陳奏料獨石邊外擄去遞丁賀玉貴者俟彼行遠亦必放回八月再來其說非誑昌意來講於宣不若

就講於遼會以義州鄭諜請益方丞老丞老極其契合且
云曾遣間使詰彼遂爾有使撤兵東回之語其書致治昌
在未聞援營之先今抄白奉覽倘藉老公祖與方丞老東
西協心同底於道天下事猶可爲也前小疏非不欲上以
名見疛口陳幾盡覺再上之爲贅耳後小疏果發之驟如
老公祖言朕主上歎中國無人𥳑不得已交卷塞白曾記
臺山葉先生有言臣如科舉秀才文字毋論好醜業皆寫
出無貯在胸中之理先生之窘於昔猶不孝之窘於今老
公祖視此正可掀髯一笑矣乃治昌窘於策猶可胡思亂
寫司農窘於財實實苦無處法老公祖探確遠行當拜疏

撤兵治昌亦以漸撤東西援兵改司農匱乏非淺也

附來書　此番邊警中外多在夢中驚言亦渺如河漢獨老先生　年臺主持廟算者著不差今西塞宴如無亾欠遺籤之患纖毫告台賜也衆昇不過勉力奉行而已有何尺寸之補顧家推奬乃爾言之汗下國家用兵垂二十年物力銷亾人材歷盡卒未見有了得一言辦得一事者自大鴐入中樞前後建白皆極中邊之要悉今古之宜悦安社稷聖天子何可一日無老先生而與懷泉石也古之帝王流中國而撫四譯以鴐馭爲鞭撻迫撫失其道方啓兵端兵力告窮遂開欵局若能以欵濟兵之窮還撫之正於天道猶不甚遠而中外適得其常攻未可與循行數壘者言也義州一說事迎極其深長闕寧既有同心必須合全局打算我祖宗朝宜遼原自一體何啻輔車方立老海內有心人與象昇爲石交巳久台臺居中主持昇輩東西擔荷苟利社稷遑恤其他今日仍當以遼左取邊宜邊制插要市羈卜彼以偽來我以偽用彼以誠至我以誠施我能伐交不必問其以誠交以偽交也我能用間正可因之而以誠間以偽間也上上無人之歎乃聖明發天憫人至意欣從來任事

議事者千人萬人而成事止在一二人治邊籌邊者千著萬著而安邊止在一二著曠世救之不足盈庭敗之有餘蓋必有盡天下之事而後可以立言破盡天下之疑而後可以任事深思及此又不禁低回長歎耳○山松曰按此則主款之說九台先生非局外人矣

與熊總理文燦

張獻忠乞撫正以明旨未批赦罪二字補牘請行越日大揭至眞不約而有同心也賊趨江北分股蹙之乃其必款之期流賊如水以撫爲隄誠是一說治昌鄙見剿乃其隄聊遏横溢而已撫則其歸如百川赴海萬折往瀾將自化爲安瀾也弄兵本潢池赤子釋甲卽周餘孑遺可一刀殺盡乎近聞劉國能妻小在葉縣北關自築土垣鑿濠引水

環之以備他盜而民間市易兩平間買荒地開墾即此是歸虛之法其南名地方大開礦硐土寇亦解散從之兵仗俱收入縣城不用又一安插良方也秦併六國遷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漢以上雒賜鄧通爲鑄錢之地將來降附者衆何處有原籍可歸不免就此深山爲隱屏爐冶之地而陞鄖治爲總督資礦課屯重兵善後權宜必出於此老公祖以爲然否

與竇大叅可進

辱教今日解紛與萬全正著導之南指可勝銘勒落天下事時而已矣孔子言俎旅未學而所愼在戰臨事好謀見

其一端孟子則直言善戰者服上刑樂天者保天下何其
端忍柔弱與黃老同歸則亦時爲之且今國家用兵二十
載殺生民鉅萬萬費貲財鉅萬萬而無變計使盈城盈野
上干天和之說反爲他人借口人豈昧是哉亦曰避一巳
之虛名甘天下之實禍耳假令人皆如此神州陸沉豈有
避遜區區之心有恫於是率意三奏毫無渾淪曾致盧公
祖足下可索看也

與熊總理文燦

承教滇兵有言扣尅滿盤托出之事此事在老公祖極費
收拾調停而治昌乃爲之一快滇將扣尅病見卽此可降

伏其驕逃兵不顧還營借此可分散其衆向來八九千之虛冒不可清理者至是而自爲清理矣一操一縱寬往嚴來固是不得不然之著而於其中尋一衆所共棄者稍示之法於以上聞更是大妙不容已之著也賊勢向衰昌又請發通涿山保之兵星馳會剿總兵劉澤淸統通涿兵四千則專聽老公祖調度者其人雄勇敢戰老公祖鼓而用之迄可成功惟治昌頻被詬誶力請處分理懇尚未之許第恐終須一激而去不能待老公祖飲至矣

與商冢宰周祚

不孝昌具奏求斥引罪避賢明旦會推不能趨赴謹先告

之老伯萬勿以不才誤公典也聞無山冡叔有呈乞假不
孝心尤不安特具揭奉覽老伯詳查往例自有權衡惟墅
以小揭入之奏中庶明不孝不敢有私之一念耳

與從叔鴻臚篤

荷老叔手教常武盛事創見吾門皆祖宗積累而肰非侄
一人所能致也而姪之傲倖太過焦勞亦復難堪今主上
知遇不啻地厚天高而羣情猜忌亶欲去眼中之丁作口
中之實姪亦何繇安其佐而行其志也旣巳不安其身却
又辭之不得可柰何哉仕宦之道亦如飲酒適興而已若
一飲必醉委頓無聊何如老叔半席爲妙姪今巳悔過半

席之期望終席不得而主人防閑甚密不能僞醉而逃必至醉飲無疑矣甚矣半席亦是人間受用不容易得者也

山松曰鴻臚叔祖素有半席之號故先人云然

與方楚撫孔炤

承教以楚治楚未若審中原之勢而楚自治豈惟洞若觀火抑亦時節因緣恰逢其會今賊盡在雒西矣秦兵出關豫兵夾擊不孝惟恐疎而善潰又復爲東楚之憂是以有諸方響應之請得旨馳飭惟老公祖選將前驅先聲後實奪其心膽則豫治而楚無虞在此行也郎襄要害的非降城然譬之於奕局中皆刼初得一角正可相持少專心力

以事餘刦刦勝則持自解矣今不待刦完而諄諄此角且柰何哉挑鋒破撫老公祖惓惓慮之而長安中久用此道以幸災歸咎矣可歎可歎

與林亘楫銘球

天下事議任分而岐見出無地不肰長安尤甚老公祖撫局大疏至有顯駁之者矣敝部何以主其議乎嘗與諸公論奕一角相持不必諄諄此角也算計其餘殺之取勝則持自解矣今方專其餘而旁觀之口呶呶此角局中者惟恐敵家知之局外者惟恐敵家不知竊觀其意成人之美絕少倖人之敗滋多其尚可柰何哉老公祖推此觀之亦

可知敝部之難爲適莫矣

與盧授督象昇

承教邊烽此來其勢必衆可以計取不宜浪戰不孝謹著蔡奉之連日條奏紛紜無非計取二字演義知翁老公祖深心惟恐偵探情形或言易與不無誤事昌細審此番邊烽進口不肯驅動爲謀甚深蓋欲養其全力挫我援兵而後長驅深入也即今見圍密城不急攻打彼知城中糧草器械件件有備急攻則多損其兵緩圍則守具漸盡人心懈懈不難爲力而我援兵旣集若堂堂正正與之野戰適以中其狡計快其毒心惟乘夜逼營突擊猛砍可以得志

砍得一次入心自奮彼心自寒彼無夜不防閑不驚恐而我再出奇突擊於防閑驚恐之外值入疲勞鼾睡之中自可大創此實實可用之著非浪言也惟老公祖始終繇繹計取二字神而明之長安議者未必知兵喜聲名而占地步吾輩未可爲其所搖也大同兵或初十內外可抵昌平山西兵不及到進止之期惟老公祖自酌部中萬萬不敢預聞

又

連日接大教刻期進兵部衷實增惶惑非謂兵决不可進而進之必有方若頻頻號名曰某日進兵此則非算著也

以爲老公祖機權作用固當示人莫測端倪惟與治昌言則須平實商量耳今初十日得教恐剿之稽遲致于逗怯云云昌乃知其所以不容多慮矣烽指東南適津爲急中協之烽亦報將近薊門有東西合力之狀萬全勝算舉老公祖好爲之

與高監起潛

十二日接台教所欲與盧九老細商者即錄致之矣吾輩虛懷坦衷求濟公家事見有異同無妨直告不孝之鄙性素然所期於同盟者亦無不然也

與盧援督象昇

十二日酉刻得台札所商原是行間進止中樞不宜遥制
者也東西氛合勢必大掠津南昌通有兵總不足遮掠津
之一路昨覆津監塘報主上再詰調度應援而以邀勁抄
截聽老公祖與總監酌行治昌謬調陳國威一旅久駐城
下兩處聽調莫知適從不若徑發之去張灣務關等處專
顧津門即抵老公祖與總監兩人應發抄截之數而老公
祖提宣大於京昌總監提關寧於京通數略相當庶俱免
於牽掣也若密期進止則始終以聽老公祖昌不敢預昧
總監札言其日之動不動惟老公祖近地知之昌不能料
也

又

昨領教入城即擬如命代請召見面取聖裁不意烽忽移營將有未暇也老公祖身肩重擔勢際艱難果有危疑自當直吐誰得而撓之誰得而隱之但恐此乃時賢局見打算殺機以待吾輩功成則已否則濟之危禍以快宿心非從國社封疆起見者今歲春宣雲拒講老公祖躬主其事坐收其功羣情眈眈亦將伺隙而動豈待今日而後然哉老公祖轉而思之可以爽然悟矣今日以堅忍之力成戡定之功惟師中長子是賴烽過輦華老公祖全副精神用之調度同舟遇風未有不畢此心力者竊恐一著疑團誤

尋不小昌亦不得不瀝心血以質高明也調宣督撫護陵
使老公祖兩顧陵京特此附聞不一

州來書 烽自被挫之後徑奔犯華近地剳營此其為公剔誘戰無疑也彼中去陵京不遠急須禦備周密厚集兵力以圖萬全仍相機出奇再挫彼一二陣不惟鞏固陵京亦且大張撻伐矣昇即夜出土城關與鎮將密計看明早情形再當馳報台諭老營南向或者烽非一股分合離定此時權緩急以用兵不敢不惟力是視也早棠台顧冒昧披陳激烈衷懷些子俱盡亦恃老年臺聖賢之品不罪狂愚故不覺剖心以告耳尚獲濟朝廷封疆之事即冒中有如許怪異事始終不復向君父一言如其閃爍奸欺到底誓當瀝血丹墀無言不盡仍所老年臺力持大法除國家之大害也○山松曰按盧公與高監訂期進兵於孫侯夜擊高監以十五月明恐非所宜盧公於是與高有隙而從旁復有高監通之言以中傷之故往復之書如此乃小說傳訛遂以此番為先人與盧公異同彼此按劍之說寧不冤哉

與坐門司官

軍機奉旨嚴密未敢抄傳諸公又以坐門不得領教深爲悵歎非與督監二公面商盡日述槩上聞不惟不孝迂愚之見如此覺當事者亦無不以爲然未知果堪制勝否也敢致門下密覽並親見坐門諸老先生代不孝請益有可商求門下密傳見示是所禱也

與盧援督象昇

日昨面商甚妙刻下已將大意備述上聞從此老公祖一心算敵無庸顧慮矣烽苗若南其出必速後至之說或未必然然我所以待之不越老公祖勞逸動靜四字若得下

手何憚不爲但要多算決勝不漏針芯乃可稱眞得手耳前日風影之說不行昨者薦賢之意亦止方顯老公祖忠孝本懷光明磊落丈夫心事天道神明共爲鑒照何功不立何氛不除豈與區區小夫角方隅勝負者同日道哉

附來書兩日邊情又似變動其苗頭復向東南而且又報有二萬從中東二協繼入者此其爲謀叵測爲勢益衆我所以待之者不可不整暇嚴密也喜陵京重地器有備置俱未敢寬今宜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而得下手處亦不可差過先此馳聞隨後有小疏入告矣昨擬薦賢爲國此將續報又有繼至者詎不敢復言矣○山松曰觀盧公此書本平心和氣之言且胸中即有芥蔕亦不過不能忘情於高監耳與先人何預而小史無端影射疑與先人不平不知何見

與高監起潛

再教塘報烽可南掠亦可向京且深溝堅壘謀更叵測不
孝惴惴憂之一憂其待後至見在者已難驅後來之衆何
可量也一憂其待河氷則我無一險可恃而彼無一地不
擾也若我兵前調未集今則已集矣前夜徹明今則漸昏
矣彼砍大木爲營掘深濠爲塹肰大木爲營覰破則虛多
實少覰不破則一事做不得一人去不得也喫緊惟在覰
破他處得下手便下手若日待一日旬待一旬不顯帷籌
妙用久貽聖主焦勞非策也早晚决當有奇著出人意表
萬萬勿孤鄙望也

與孫泰撫傳庭

邊烽此番入口爲數頗多我兵相持月餘未過京通一步卽京東城堡除初入之牆子路外倸毫未有失也僅掠村疃亦無所得饑疲始走不孝苦無方畧惟以形格勢禁避銳擊歸八字與行間日夕籌之未知究竟若何耳鑾駕至不啻雲霓謹崇官同貴差敦請一揭見用兵大意幸裁教何如

與中堂諸公

前報過潮河細查乃昌平小運河非通州之大運河也此賊敵營在順義之南通州之北而南下之意爲多果沿河佈置伏砲游兵扼擊俾不得渡則南侵意沮村落成虛計

必拔營而去其遼報哨見馬踪度是一枝接應如丙子夾攻關門之謀耳奉老先生教不孝不另出機宜但日夕以手書與督監商訂求事可成功可必皆出於我乃外間之議畢竟有偏袒之疑物而不化可柰之何雖生死關頭早已勘破秋毫不足動吾心第恐於封疆事終不能濟耳病甚不能趨面謹畧陳烽勢鄙懷惟諸老先生察之與當事密議一摺附覽不盡

與高監起潛

朔日烽薄都門援師拒戰甚力已往寬鋒想東南一路有關寧扼防不能飛渡而思繇西北轉西南也台臺此時若

不出奇奮擊分掣其閫京之勢而成驅剿之功恐於用兵機理亦說不去而紛紛盈篋又其後矣

又

烽入日深兵行漸遠聲息既已荵肰後來叵測殊甚我行間將士畧不聞一截擊之奇將何以慰主上焦勞而謝天下人之口此不孝不能不爲台臺督趣者也七日召對廷議俱欲台臺北還防後來之烽請旨尚未下也輒此附聞惟鼓勵奮擊早獲大捷以報天子萬一拳調復回往返無一功可敘台臺何以自處固無俟鄙言矣

與盧援督象昇

六日之夕接大教軍中乏糧苦情當夜即草疏入告切責地方各官不敢避嫌怨也第烽先兵後幾破告多所過州邑無官無民誰爲處備此亦有可哀者老公祖提兵間道抄出烽前則未危未破之城自肰有芻糧可給而望援情切客主相調自不致有紛紛齟齬且兵在烽前烽有轉勢再不至幾破地方斯今日猛圖急著也老公祖平日慷慨勇往謂何而今尾追如此乎恐亦難怪地方官之冇呼不應也小疏奉覽見大疏與塘報雲帥先遣出倒馬旣而又追回終又未見追回之實也前後參差畢竟何據眞屬失盡唯有赓順大名萬望保全主上敬愛人言訶譙不孝與

老公祖同之凡不孝所言皆根極底裏無有一毫矯飾者惟採聽爲禱

與孫秦撫傳庭

烽難未發僕欲藉台臺於宣及其旣作急欲借台臺於薊故以剿賊出關即趨驅入衛蓋聖心所注輿望所歸非僕一人之私也即台臺聞命之初隨引向時圖敵之疏入告夫豈不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推轂專征實維郿願豈僅云協剿哉承台翰屢示敢不服膺顧惟此時爲其可爲者夫人而能之爲其不可爲者乃第一等豪傑事環觀宇內不望台臺誰望乎古信陵之奪晉鄙也衆中選寡卒

破綦兵光弼之代子儀也登壇指麾精采立變今日之事正復類此轉禍爲福因敗爲功敬倚台臺一手烽如折轉頭子奔遁晉中台臺以少兵追襲亦自不妨若猶未也僕以和應詔曹變蛟益台臺之兵良有深意關寧五千皆步選留分發唯台臺行間命之可也

與劉中堂宇亮 以下己卯

除夕得翰教左曹二帥杳然無音和應詔亦未見到儆部催檄如雨俱令差官稟命於孫白谷而行非以空言當實數也王樸念一入關念六纔赴老先生一見何時始能趣及敵隊乎近者如此遠者可知即陳方恒報念二入紫荆

今亦不聞達何所也敵攻臨清不得志掠旁近州邑恐逼東昌濟南岌岌堪虞危疑悍戾兵將情形如此若非老先生躬赴行間亦不信用兵之難至於此極而敝部遥隔千百里其所憑主上威靈約法申令而外又有何術也

與熊總理文燦

草土餘生冒叨恩命以蕩平內寇屬望名賢而後併力圖外未晚也不謂內未及平外忽闌入山東河北所至摧枯杪秋首春驅禦未了行間兵將盡調北來其將柰辦寇何哉朕觀於此而後知區區所處兼顧爲難向者老公祖屢顧邊兵更換勢不可得與夫茶山一誤雒西再誤大衆一

散難復聚機會一失難再收不肖不容不正言規切非得已而不已也且彼一時朝堂交口有如聚訟中樞捫舌何繇解紛駁正之舉跡若相左而救過之意實則相成以為大人君子必深諒此衷之無他有如淇亭老屢疏相駁詈不以為中樞之罪不意老公祖於職掌之外揣度區區為鄙薄小人疑同門故交分左右袒近者又疑中州士大夫與之相應則尤為可笑中州之欲逐此公久矣誰則愛而為之哉此等瑣語本不足辯眹不容不奉復以釋老公祖之疑乃今者辦寇之著則又迥異於前矣因勢利導安插解散究竟指歸不出先朝範圍而不肖所以仰佐台籌者

以墾荒開礦爲二實者度寇目不肯離羣而孤處脅從不能無藉以聊生行此二者斯於立目之中有散羣之漸聊生之外有去殺之機吾輩所以奉皇仁而轉刼運必出於此是在老公祖好爲之耳區區罪孽祇俟烽朝以退則請夕以死矣

山松曰同門者詞豫撫常公道立也按先人此語方以解熊公祖常之疑而綏寇紀畧反謂先人詛熊以逐常何也

與洪秦督承疇

台駕出關廟堂深切延佇即目烽逼首過滄津而尾猶未離乎東省也敢請台臺星馳入衛俾聞韓范威名而走郎

當今第一膚功區區菲孽塈台旌之至又不啻以刻為歲也

與孫侍郎傳庭

濟氛幸不久據扳營而歸台臺之力也薊督别推台臺借重保督僕未敢專近見明旨於新增眞保三道皆令星趨陛見則台臺逐烽之後請陛見以盡所懷必得之於主上矣

山松曰按此先人方催白谷陛見而白谷與時反以為先人阻其陛見疑為奪席何也

與洪薊督承疇

邊氛出口已過滄津山東河北無復可憂者矣台臺借重

薊督姝非鄙頗侯劍願入朝主上定當名見唯星言夙駕是所望也三邊之事已簡鄭大老矣

與劉中堂宇亮

見老先生初疏諸將欺詐逗怯坐失事機在臨敵時即以法也且又鼓勵感格調度俱窮而如劉光祚者更在王曹策効之下剛柔激奏之上則非以法無以處之遂直請於上奉旨密行不虞老先生後疏之至忽奉嚴綸也昌積罪之身祇俟解嚴即日請以而已

與孫侍郎傳庭陳宣督新甲高監起潛

速日青山口報闖出又復闖入而折牆又補砌之使人茫

肰不省所謂靑山道狹輜重難行又故尋別口乎抑邊外接應者猶肰未至故遲遲其行以待之乎夫不出靑山而尋別口則建瓴爲所必趨從此而去猶可言也倘遲遲其行必待接應則凡係關口內外夾攻深爲可憂此時此際不望我兵拚命出奇驅之疾走則更復何望不屬台臺扣囊出智冒險圖功則更屬之誰主上宵旰焦勞亦已極矣敝部頻上封事恐干震怒不便滋多此時又不敢作寬慢之語則惟以封事之所不盡者激聒台聽萬萬非得已也

與高監軍起潛

濟南一案擬議甚難分別二三將俱從大疏中看出區

區頗極虛公得台札若致疑於許子颿輩不知懇懇之性雖長安貴人議論亦不敢附和雷同而況此等小弁也想部文到一讀而了然矣

與洪薊督承疇

台臺提兵入衛漸至近畿已請明旨允俞陛見矣差官稟討安犒銀亦即題發烽遞近日尚盤桓未即出以道狹累多不利疾驅或仍俟外邊接應然行間兵力已厚矣台臺或先陛見而後東行或先驅剿而後請見先具一奏亦無不可伏惟尊裁

與劉中堂宇亮

前者台臺叅劾疏至有督臣調度之法亦窮及副叅駑鈍聽督臣覈奏等語以爲孫白谷尋有疏到而厥後無之心竊懷怪今得翰教云白谷力主其說口授云云此後段事也其前段糾叅台臺曾謀之白谷否乎若旣已謀之而叅後忽異則台臺乃督察督臣者當堂堂言之無俟不肯代言也且以台臺之重而忽奉看議之旨不肯又當何如乎特罪狀顯著無俟看議而從重處分或有俟於解嚴出口耳一思審處不肯惟當引罪主張公道必俟烽去已盡而身無罪者乃可慮乎以請命似非不肯今日所敢專也謹以小疏奉覧

又

頃得台示軍務咨牌即具奏聞行間情實如此不惟烽不肯速去即轉眼復來亦未可知朕以台臺親臨行間而不能促其一動况部檄乎始信詔書掛壁從古而然怯懦之病深入膏肓不復可起天下事可憂方大也看議奉旨所以處台臺者如此不肯當具灰釘無復他事矣

與陳偏撫府謨

湖南草冦仰藉威靈傾巢迅掃吾儕小人受賜無量惟是善後之著宜懷永圖鄙意欲倣九連山郡縣其地庶反側間安株蔓斬絕老公祖以為何如

與黃大叅公輔

修城一事重煩老公祖拮据倘幸蚤完萬世而下此一方儌有寧宇敢忘恩德哉向使湖南草寇建節治兵不蚤爲之所迫州連郡櫛比名藩其不爲齊東之震蕩者幾希以此而觀中樞之罪孽亦視乎同舟者而已

與侍御從叔鶚

烽入遂至半年北直山東殘破五十餘處所最出不意者則濟南之變本朝三百年所無亦一時文武諸臣之劫數也姪宿部半年憂勞凶懼無刻不可以死季冬一病亦實實幾死而復如常或者天留此死以待此案之結耶乃始

未東賜聖心俯鑒調中樞調度不過如斯邊腹諸臣不能奉行一中樞焉能盡代邊腹之罪且謂前此張鳳翼愈於王洽卿又與鳳翼不同皆召對時特諭者而向來中眼俱熱之人時作不情之彈射聖心不惟不動且愈加鑒明即今結案之時力請斧鉞而猶不能得也可奈何哉肯意部咨寄兒曹處老叔可取一看奏議約有十卷刻出送人人始稍稍亮之而未盡也

與袁都憲鯨

烽入半年余屢欲敘勞欲敘罪則不啻一敘而今三月之十二日遁去始盡具疏請敘猶未蒙聖上俯俞不如將作

何結局也肰此事畢竟大難用盧九台不敎再用孫白谷又復如之而劉蓬老發憤請纓蓋媿中樞不能調度非自履行間不可比一出而所志不酬掃興殊甚聖怒革職爲民猶俟事平另議以弟平心觀之豈中樞之罪反不若蓬老乎則觀聖上之所以處蓬老者而弟之自處居肰可知從此十請百請雖冒不測之愆恐爲天下萬世計不得不肰非敢獨爲身謀也

與洪薊督承疇

台臺奉旨陛見事不宜遲特馳使敦請陝兵留防薊保槩台臺酌之某枝在薊某枝在保即有應發回者姑緩之於

陛見之後面請聖裁而後可不然懼欲歸者生其心也中協總兵堪用何人兵垣張垣公謂曹變蛟可移綏兢急未知台裁以爲何如

與洪薊督承疇

和應詔兵已於初三日題發其餘姑且留之只以敝部查己巳例留防爲言謂各將未奏膚功不得遽萌歸念俟本部密行遼東確探邊烽有無秋冬再動消息再酌請命庶各兵即有歸思止怨敝部便台臺操縱之也蒙恩發帑十萬乃台臺精誠所感不可不另具謝本

山松曰觀此先人於洪公即小事且爲分謗而於間小史反謂先人妒忌總之洪公彌縫言路所以攻先人者

固結而不可解故群形之吠愈出愈奇耳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七終

曾孫　緒　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萍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畯　同較
山楙　農介
農彥

書

與王鄖撫鰲永

戴還老之去偕老公祖開府鄖襄有成命矣讀大揭謂殺賊議撫之初即合兵逼之剿其誘陷之罪諭以從戎歸農

不則惟有進剿斯誠扼消江漢之機誰敢以爲不然然而其時賊多兵少賊散兵分其自江漢而外當掃清而不掃清者何限能以全力事一隅乎故因其求撫而撫之如虎狼忽不搏噬而安臥一隅則且安臥之至其爲穩臥爲負嵎殊未可必迨諸方之虎狼咸盡搏噬少衰而此一虎狼引之籠檻去其爪牙斯則馴暴之術而入苙之機也若諸方之虎狼未盡搏噬未衰而此一先臥者乃急挺而走之豈理也乎此初無肯之說也至於今日則又異是矣諸虎狼雖未淨盡搏噬亦覺少衰是乃引籠去爪之時而彼拒不受此呼不靈則須更有策鄙意初以穀城榜樣示餘人

今以餘人示毅賊者特舉其一隅而三隅亦可反也如老
公祖言九股之中實實願撫此乃中間一大機權善用毅
城可以消九股善用九股亦能制毅賊禪家所謂騎賊馬
趣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於此時眞用得著即大功成矣
最緊要者毋徂鄖襄驅而去之之見古稱秦併六國遷天
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本朝撫治流移特設此地惟老公祖
密用潛行巧發奇中以成效自期毋但猛圖一决是區區
爲天下全局禱祀者也

與熊總理文燦

烽已出口內地少休主上睠懷南服亟思爲平寇計而大

疏適至因召問其詳昌先頌主上恩威並用剿撫兼行所以羈縻越歲賊勢少衰邊警長驅鄖襄宴息皆老公祖之力也至語給餉關防二事則不敢不以正對其意畧見疏谷中非敢故與台見相左亦追憶曩爺老公祖所謂撫必有體有節者斷不如是耳至尊諭張監軍陳總鎮最爲獻忠信服昌不敢以爲然監軍一入穀城不能自拔而出在張琦之下矣信服云何總鎮提兵二千渠或以爲易與未是信而服之也老公祖仗此兩人必不濟事而戴還初與王包兩道既不同心又別無作用致起猜疑然則誰爲幫手而結斯局者乎此昌所以有面奏一疏而銓部之推新

鄖撫則似可以爲幫手者然揣其見地亦必不盡與老公祖同第在老公祖處心悉之誠心用之則雖不盡同而或可相濟如各執一見先拒而後排焉則天下事止見其日壞而老公祖亦無善後之策脫手之時也昌爲老公祖慮又爲地方慮又爲自已慮做大事算全局則如相地尋龍者然節節剝換脫盡兇煞而後爲到頭結穴之盡脈焉今穀城之兇煞未脫剝換不精恐到頭終成花假小結局亦不易得其奈之何老公祖只思有體有節四字爲妙

與兵曹各司

笥中簡出舊稿數件其一件當完餘俱可存而不論者也

因思司中未完不知幾許必藉諸君同心覆議方可次第求完若分稿到手束之高閣則誤事必多前此改授諸議未定恐以一曹郎繫驥足使人人有鬱苦之思亦不便督責今議已定矣需次咨改安坐待之以其全力辦文書足所望也不然則此舉毋乃誤開奔軼之路而廢職業之常乎既可誤開恐亦不難誤塞也向來科抄一到該科即寫紅摺送堂朱批某件送某人堂上仍登號簿開前件計某人完今日仍照此例行諸君一日在署願完一日之事也

與熊總理文燦

老公祖密奏一到即具轉聞次日召對平臺奉有密旨命

此寫全文與老公祖知其各撫鎮止行旨意令聽老公祖衡撥調遣而不言所以此聖慮至嚴至密之意也遡兵哲不能多禁旅整頓即發惟老公祖千萬虛懷與同舟亟圖共濟此舉關係中原命脈不小喫緊著數在先撫定其餘毋令爲之煽動則善矣

與洪薊督承疇

不肖擬用四兵剿賊倚仗甚殷接台教不覺又廢然矣來札即密封上聞恐台臺入告須與札中相應特此奉聞

山松曰觀此先人上下毋欺其所以爲洪公者至矣而乃得下石於臺省之報寃哉

與方楚撫孔炤

頻接老公祖手教雖未皇報命而中懷無一刻敢忘也邊氛雖退災禍實深治昌瀝血請死而不可得將奈之何至於剿賊之局向來如奕者然滿盤皆刧惟一角相持則且持之而先應餘刧待滿盤畧定然後料理此角非難非遂以持爲結局也而局外之人不測何意紛紛叫呼直欲不留一持以亂全局果眞心爲奕者乎否也老公祖縱横九有度越千秋定不作局外人見而來教亦有靜聽之云何哉今正料理此角所資全副精神猛圖共濟然惟楚人受賜將宗社實式憑之矣

與洪薊督承疇

台臺抽練事體若何望以崖畧見示有可入告不妨陸續
以聞恐主上懸望更切也密撫非有一疏欲增兵一萬其
不可抽練特於意言內外互見之而弗詳所以聞總兵唐
通已將左翼右翼前鋒中權後勁忠義等六營合練爲該
鎮一萬之數又奉台檄於內抽左右忠義三營未知信否
總之密雲之事不通盤打算原兵若干某某應留守信若
干某某應抽練戰若干某練戰者或兼足督鎮之數或止
足其一而不能兼又或通不能足而後求加於舊額之外
該有一篇整頓文字大定規模請旨下部與台臺酌議今
皆無之而得朦且朦得溷且溷其何能爲此眞大可憂事

所望於台臺者不但雷厲風行而且條分縷析時時奏報
刻刻商求毋徒令敝部踟躕控揣而不得其情實也

與傅司馬宗龍

新撫命下亟後得人老年臺劍履趨朝當不俟終日矣邇
來流賊大勢就衰秦豫強股畧盡惟穀城一起今適當算
計之時老年臺道過襄宛自有運用機權指授方畧出芻
言議之所不及若了却此局專力攘外則是國家之福徵
矣秋防伊邇邊料需人老年臺趣束合裝匱儲夾袋爲望

諭左鎮良玉

內鄉大捷聞之快心斬首數千雖是勝事然總是朝廷赤

子到此地位終是可憐若收降李萬慶精銳三千正可資我兵一臂又全活男婦五萬人此乃將軍莫大之功朝廷莫大之喜也聞之不禁起舞矣副將劉國能忠勇如此深爲可敬若非將軍推誠撫納如此等人不終身陷於汙辱哉可見天下事只在人爲之何如但看一轉念間飛昇與墮落相去不啻霄壤耳劉士傑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等將軍俱慰勉之想箇中好漢尚不止此多事之時朝廷用人不拘常格如有願陞實缺者將軍詳寫籍貫情願効忠地方本閣部斟酌用之本部雖奉命回閣還候傳老爺交代傳老爺來時必過湖廣河南地方將軍可將眞正忠勇

好漢如劉國能一般人引之一見定有用他處此定與本部同心爲朝廷做好事者也李萬慶既歸撫不知安插何處要他自已也安人心也安纔是長久之計其男婦五萬安插甚難本部聞河南地方荒旱殊甚將奈之何莫若聽他散去各自營生方可免於饑餓死亾亦且保全招撫美事不致爲人疑忌也本部推心置腹託將軍代與降衆言之無非仰體皇上好生德意惟將軍毋忽

與閻臨思印

主上功令森嚴內外各衙門從未有推轂總兵見教者前次台札未敢回覆此札亦不便再否惟亮之幸甚

與傅司馬宗龍

五月三日遣官奉迎屆指將兩月矣疆事方棘弟唯日聽尚書履聲耳日來轂轅竄入房竹之間有逋逃秦蜀之患熊心老自許必能收拾而或言其近狀已老未知果堪責成否弟憂之深追思前歲屢欲起年臺於田間擔此剝局而家宰不肯且云縱推必不點用孰知聖眷固有在也今追之無及矣老年臺取道鄖襄必知賊情備細兼看做手何如若須更換必擇能者付之何人而可統祈留意詳察此是老年臺身心上事又不止關弟事也

上朱少司寇房師世守

內外交訌踰二十載庸人材力何能有爲止思主上聖明
求治如此之切祖宗福澤基命如彼之隆未有爲臣子者
殫力拮据不能稍稍奏効之理豈知世道之壞首在人心
人心不臧萬事瓦裂匪惟封疆萬里收拾大難之事上作
而下不應中呼而外不聞卽在朝堂咫尺奉行大易之事
君令臣必不共名從實必轉悖如此而欲求治立豩基命
勿替應有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門生昌既承特召分無
所逃不容不肩仔重難而夙稟師模內遵先訓不敢不心
仔乎恕其何以能獲乎上而有非常之簡命昌不能知又
何以不信乎友而有難了之謗訕昌亦不知也二十年來

之寇患雖未能一鼓蕩平而勦撫並行其勢必殺如𦖴脈之火漸消烽可循或可望二十年之外患不能當一穴之潰滔天橫流瀰漫不止文武宗民塗炭斯極噫獨可奈何哉門生昌心膽肝脾頭顱腰膂久矣其不爲已有而猶然偷息至今則主上深恩實見狗馬無不盡之心鸞刀無代割之力也頃者奉成命以傳括蒼見代需其至即爲昌弛擔請死之期矣恐區區之愚不能披陳於老師敬肅一力奉候以禦邊始末諸牘煩老師清覽而已

又

前載入都門於銓部會推亟勸老師東山之駕當事者初

猶以伍置爲難乃貴鄉諸君子有聞而一笑者有靦面相
駮者雖其意祇欲成老師之高或未必有他而語入當事
之耳則未免著一相矣門生昌苦職掌繁劇未能日事周
旋長安謀面甚少遂以孤蹤相猜浸成嫌忌猶兀兀不知
偶以循職一言致激司寇鄭老之怒而難端作矣復蒙
主恩簡畀非分遂彈射不休即相知相許如貴鄉劉孝則
亦復然矣雅知孝則無他腸祇以鼎元不肯向外吏寫門
下晚生一刺所謂士各有志耳門生昌始終不敢爲慈谿
士上威福之柄不爲沽名市恩者轉移所以昌屢請之而
未得也然門生昌自是益懍懍辟咎於老師勸駕之說不

敢復言恐忌者求瑕無風吹影不能爲益反爲損則門牆之罪更莫贖耳此等苦衷向來無處告訴聲老雖其坡而往還甚簡絹老頃同厮稍一剖露及之想尚未得轉聞也

與兵垣瓛方

抵襄數日諸務茫然逢人下問一一講求稍有端緒而所得於宋道左帥者居多此兩人皆未易材眞可使爲左右手也至總理更代兵馬錢糧各有數存摘其大略入告無馬則左陳二帥猶是吾人其餘皆蔡人也然左帥之營尺中蔡人業已不少陳帥之吾人什九皆鳥上餘衆向來恃此剿賊思之可爲寒心於此平心觀之總理亦非尋常調

度能臻此者可以箝舌全然抹煞乎錢糧一節存省更多然有其數而無其物褻廉如洗脫巾可虞餉司全不事事参之非得已也若監軍道病廢多時毫無引退之意可怪甚矣監紀二官萬優於孔撫賊一事似非其責持議失平不得不一言正之管餉監紀總無關防以白頭私刻行事奸滋詐僞實繁有徒不容不一更端非於殘局之中又多事也賊情兵計與用人之槩畧具疏中惟留意曲成甚甚

答方楚撫孔炤

賊在山中出入委非一路我兵不能皆當其勢不得不扁所以不能皆當者一則兵少而路岐我實其要不能兼其

比比皆實其岐則必百十爲隊而兵之薄也不可言矣一則糧遠而路險如縣襄至房棻有四百三十里再至竹則其七百九十里水陸阻隘舟車不至人力僅通我以兵運而兵內減兵薄處彌薄若以民運而餉外增餉難上更難假使諸路皆實以兵皆運以糧則其爲房竹之七八百里者又不知幾何未知賊向何處而我先自困久矣且不惟自困倘或有疎失轉爲賊資故實兵之難難在兵少而路岐糧遠而路險此塗之人能辯也老公祖面教不云以梁委之乎今日用兵即不敢言有所委而勢不能無所虛賊幸趨我之所虛則我固有以制之矣陵兵之勁較禁旅

何如果可當一面否若更難當一面則亦何必於爭之前此以撫剿賊以鎮守陵乃余二機公祖之確見成議僕特居中奉行之而有臨於鳳陵之往轍亦不得不從其所請明知鎮太安逸然而惟陵安逸鎮乃得安逸以安逸予鎮則不可以安逸奉陵毋乃有不敢輕動者乎如老公祖言直認陵事而令鎮剿賊一轉移間有何不可但須老公祖上言之他人不敢代言耳

答王郎撫鰲永

鄖連日賊耗似不在二竹而在房縣又共哨馬已至何家灣是直走穀城舊路而鄖均之路隔矣老公祖駐均上可

以顧鄖下可以顧穀不俟先調左師駐均今又當調回防

防其下流遏其北渡爲尤要另商劉督理以禁兵一枝駐

均固守而餘力全注之穀襄之間蓋上策扼賊於山僕剿

來佈置巳後糧運更艱恐無及矣中策扼賊於漢但不北

渡猶爲可圖失此二策則無收拾處矣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閣部兵垣職方

抵襄一日即商遣哨踰旬而探得賊情巳離三竹復返房

州在九月之秋不肖猶未至襄也前此訛傳入秦幾綏邏

兵之發蓋軍中不知哨探爲何事久矣今賊騎四出哨報

官兵有至穀城之花石街者有至保康之長坪者扼山一

著業已無及則惟有扼漢一着耳而見在兵力無多剿辦
遠調未必卽交代中所謂吾人五千分之卽均猶苦力薄
其餘蔡人六千亦俱遠調而未必也奈何最可憂者剿餉
空言節存而襄庫如洗遠吸西江不知何時始到督餉移
領杳無信音天下事內呼而外不應外呼而內不應卽內
與內外與外自相呼而亦不應何時始能辦得一件不負
主上焦勞也請寬督責以便詳圖語不宣心惟炤察爲荷

荅朱副使一鶴

老公祖所言俱是著數但不佞細思我兵初集氣未定謀
未老卽求一路一運糧一監紀之人而不可得可徒令前

降人任乎日前之計似當厚穀城之勢勢厚則彼未敢突出再當壯南漳之守守壯則彼未敢猝攻此二謀沮則賊形當變變乃可圖所謂兵如處女能而示之不能皆在此也刁張酉樊調黃與羅住東南關則亟當行之者南漳米貴殊甚一面運糧是先務也

答方楚撫孔炤

賊札長坪哨至興遠老公祖偵探消息與僕相同惟治院王公祖調賊盡往東南當發兵歇馬大池以塞其山而運糧相屬卽協剿之防可撤僕不惟不敢謂然亦深駭哨探之未確也連日發刁明忠羅泰二營住南漳兼令宋巡道

徙安頓之賊聞此舉必不敢正視判當而又遣間用疑求爲分勢散羣之道又令哨卒倣燒荒之法密齎火劇火石燒絕房縣迤西可通鄖灘之路使其馬無芻秣不能反走則困斃有期大約機宜與老公祖所見不異惟虛陝則近谿鄰似未敢任耳。

答高直指名衡

承大揭之示以僕規畫爲有當不勝愧悚僕在中樞亦時痛行間規畫之無當今躬爲之而始知其難也孔萬二官奉旨查議正苦無從下手得大揭當備舉以入告行查亦具文耳然僕方受命未出長安即聞長安有言举定要剿

不許招撫之一字庶可堅羣賊之心樹督師之威從而責其不揃殺之不難僕竊見年臺大疏頗不期而與之合矣是以初至襄陽亦具小疏明剿撫之兼行未可厚非盡繇而二官才具不同當俟買糧完日再爲甄別非晚亦不備不預言之耳兹再奉教方知小疏之謬也

與傅司馬宗龍

抵襄一月始不憂賊而憂兵今不憂兵而憂餉茲具糴矣叅餉二疏年臺留意覽觀願勿易言辦賊也彼賊之詐孫底不入秦蜀耽耽中原若至中原馬兵可以見長較之入山爲易而散漫奔突所在多虞長安言者笄定剿之一字

以堅賊心而樹吾敵其意可見弟憂不止於賊於兵於餉而又憂在人心也賴主上在上事事主持年臺居中拘掯應手弟或庶幾追於罪戾則萬幸矣

答李工部純元

弟不自意庸駑狗馬仰荷主上異恩於邊氛闌入之際得倣寬政幸全首領以從先人侍矣侍矣茲復以澄冤之役授簡不材濬藻天章忽焉寵賚眞是一時異數拊心瀝血懼難仰承倍道星馳言邁漢濬鼯鼠五技莫試一班蚤夜幽憂怔理昏悴不知稅駕之何所也顧惟錦里一水盈盈所謂伊人巾央宛在恨無輕舠以執此鳥惟惆悵兮而私

自憐豈期一札十行忽爾飛下將相文武吐屑皆至乂於何處騎驢覓驢別討貢諛下落耶記別仁兄方城半道忽忽二十年此番若不相尋彼此今生定然過去惟祈蔭賴使我鞭箠小醜微有成功必詣郢城展五雲松埘之拜爾時角巾歸第取道江鄉吾兄當不閉門下榻愿黴擅板清歌奈何庶知弟二十年奔走塵頭不改靑山之樂也蒼天蒼天此可望而不可必者吾兄以爲何如閱手書知吾兄神王今蒙敕護翰願以人臣第一階帝王第一之後

又

高樓二十年以爲吾兄忘情世道久矣乃尚肴朝報於事

爲苛約法三章兄於何處取視於此知兄非能忘情者也一雙道眼看破如斯故不屑爲耳弟戊辰以前或出或處是自巳作業辛未以後呼馬呼牛則爲先人恩譴不敢不爾丁丑至今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陸玩三公鄭曉宰相此天下無人之徵豈是佳事兄眞人前弟不道假也

與丁泰撫啓

賊情變易不常然其大槩可覩不奔秦蜀惟突中原是其本謀僕提見在之兵形格勢禁中原難以徑突則假道於楚在所不免而假道有二商雒什六漢與什四此僕亟調兩道各提兵一枝入鄖則虛實難窺兩路可塞而今商道

杳無音耗與道遠來請詳則是此策不行賊終不免假道
台灣今果在何處乎但堵一路使其不遯則我兵自有合
併之期搏澤中之麋與負嵎之虎難易固不侔也

與宋豢議一鶴

十六夜得郎啓貴報賊留漸遠白浪漸近竹山不佞前料
白浪是虛關鄖是實似乎億中而竹山一路可以闖鄖亦
可走秦走蜀乃秦蜀地險未能一闖即入一入即全我兵
亟乘其後塞之搗之定不可失此着而覓洋船運糧料爲
第一義合鄖襄楚豫全力咸辦此舉亦不帑也又郎啓貴
解到雷廝子乃引我被擄之哨丁與同逃出者其心至誠

其言可聽謂曹過兩股遠離張逵尋之不可得張賊勢孤不敢闖灘亦爲近情今日著數不得不因曹過之遠而益遠之且算來算去誅之不可勝誅要覓曹過便須下手實做無以空言來往不佞前此遲疑惟怕安官騙錢敗乃公事耳今草密檄明白言之煩老公祖愼擇其人轉付齎去則與不佞之諭帖同而不直諭之爲稍稍有體耳

與中堂諸公

昌抵襄月餘恨不一日殲賊至盡仰報聖慈俯全民命志願固然尤有一私願者去家九百里星馳六七日㝉向先人墓道燒一瓣香寧忍因循月日留賊迹誅自取此願也

[illegible]合覺仍是從前定限十二月成功之見幸蒙鑒
察洞明實不中制昌遥叩雙闕額手三台知老先生深憂
行間之苦可勝銘勒目今所憂不在賊亦不在兵惟在轉
餉與其事之人餉則涓涓之流可以徐繼不可以驟集大
舉人則悠悠皆是能爲堅守不能爲八面環攻必設法遣
間多方散黨號召山寨之人能明吾意而後賊營可入羣
黨可攜間閒曹過諸股眞入吾彀而後張寇自孤剿殺可
用故眼前著數有不可以明言者惟賊裏四達之地可以
調度多方倘入鄖均幽谷之間則幾從井之救矣老先生
以爲然乎否歟

與兵垣職方

僕抵襄忽四旬餘躊躇彼已調度兵食雖無一刻之敢寧而下手者數菸乎未必雖重發罔功兢兢在念然輕爲取敗則萬萬乎其不敢再也至於暫駐襄陽形勢所在不得不爾今亦無庸多贅惟合璧非難轉運爲難鄖襄兩郡除一朱巡道分身四應而外餘俱偶人即欲以廉問加之適投所愿而擠去耳引領餉部至止有期一切飽騰攸賴僕第驅羣羊東西而走夫何難哉若賊闖臼土不能入秦犯大窺不能入蜀二句巾摳疏語誠哉秦蜀之功亦以險在秦蜀一線咽喉扼之便了且賊闖秦值四十日苦雨其闖蜀者亦

僅過天星一枝賊既折回鄖軍速退豈可復道今出竹叅房武潛興保撿在賊不在我矣即遣間散黨豈執途之人鄖征舊逐逐成吾計耶已矣瑣語不敢聞至尊而吐露於知己之前亦聊暴其苦衷耳

與同里季創初嗣先諸茂才

季創初寄我文字如巴江秋漲落見水痕胡友濤寄我新詩如月入深林靈光逗露其二子者楊冥氏如古彝犹捧劈面無情唐及菴如東西晉人清言自賞吾武陵所謂多奇矣區區若得歸歟願且捻年逐隊匹二三子其許之否乎

山松曰季創初名嗣先胡友濤名世寧楊冥氏名勳唐及菴名訪皆里中名士而胡有睡鷗堂集楊有寂堂集

與高直指名衡

獻賊西奔秦兵拒却形勢似難刻逞我兵宜可圖功惟鄖與兩地荒郡無糧催銀催買催運令人心急欲焚然此其時度可分兵以剿革左之賊矣遼兵坐而待馬高太僕不至南陽不若移兵光固藉年臺之重就而給之兵得馬賊得兵不啻兩便再益之以黃得功一枝勁旅或元夕雪夜可以塈好消息也

答方楚撫孔炤

獻賊奔秦尚在兩界秦方堵剿我兵悉而去之是從前諸

鄰積習老公祖若秉大權當執斧鉞隨其後矣至曹操等股四面環攻誠無以踰妙算聆再四思維老公祖南漳之議川沅二兵俱在調度中矣今必欲川自川沅自沅恐又不勝往返也奈何喫緊在鄖襄轉運全無准備小疏畧舉其槩而已不勝眦裂矣老公祖以爲何如

附來書

頃者賊分爲三秦一楚一豫一抑不知八賊果入秦否乎如未入秦也陰陽牽我而負嵎蜀楚之界以曹過爲之鋒探荆門之虛一擁而渡孰能禦之此一計也如其眞入秦也自土關長安覊迢遞千里羸壞馬足我第以一枝虛喝之令其疾走勿歇賊當馬死過半既已入秦則督撫之責更切矣老師相請暫駐鄖均聲調豫師堵其犯中州路而姑置八賊委秦督撫可也先督淮皖豫師力以完革左諸股專督楚鄖蜀沅師力以完曹過諸股迅掃有緒然後併力積氣以入關中大勢斯舉其完曹過之策布爲四面楚主當遠一面沅主歸

與一面蜀主巫寧一面鄖主房竹一面此一面中更有
漳穀岐路須乞閣下分以一旅助鄖治使襄陽道主之
以其時其數俱可矣不如是而山中處矣險矣一面而
入謂之掛地兵家所深忌也如謂功令所急在獻忠而
楚豫不爭輸挽不靈嘯衆易長乘隙復蔓卽以一楚言
之亦不能西顧荊襄東顧黃德而況豫乎目下楚沅兩
將深進四百里而當荊城郭蕭無備乃其可笑之路正
多也數百駝筏纜麻繩是何意料此職惴惴蒲酌者也

答王鄖撫鰲永

賊在秦楚之界秦無遠遁之報而楚撤兵以歸在老公祖
則可在僕則不可卽無功有罪僕亦據理如是行之此下
愚不移之見也改徊之役老公祖不糾合大鬪細縱賊西
寿之罪不當究乎今何以異於是豈僕發兵秦界亦爲翁
已芸人乎若責標之餉張繩老爷有二萬金候差官取去

僕以自有咨會故未轉咨耳

與宋參議一鶴

得左路軍報賊在牛屈滕山中離興安八十里是道尚未遠花部庭稍遠秦兵必當抄前我兵必當夾擊萬無然務撥回縱賊肆毒之理乃人心不同議論紛出非忌大將成功則欲陷人於罪只此兩念無他腸也不佞審機已決執性不移保任左鎮必奏奇功以報天子一切橫議斷不姑狥但恐道路已遠糧料多艱若不變化通融恐非持久之計約算新舊將士萬二千人於中選銳一半以資鏖戰發回一半另圖別股則奇功並建兩利兼收此乃用兵之常

理操勝算者不可不熟思而果行之也惟老公祖商之

與平賊左鎮良王

人之議將軍者云賊奔房竹距白浪僅二百里不能出奇截殺而今豈能殺賊於千里外不佞深怪此言彼時賊奔未定能與架格遮攔將軍孤軍而已今有秦蜀之兵與我夾剿賊不授首何之故能與將軍同心共濟者麗與宋公祖耳不必望之他人亦不必以介意務力弛旃成功之日若輩自媿服之不暇也趨銳分晉萬萬如說行之

與宋孫議一鶴

闖獻忠復討招安其情雖狡而其路亦窮矣特擬給張監

值一諭募機智敢死之人直入賊營高聲朗誦一遍可使
擊賊離心探囊取物此一人如有家口與之數百金即於
解在[illegible][illegible]賞功內動支可也如不能然發去空印諭紙數十
張大字楷寫分與川陝各將多差撒塘之兵處處交與賊
哨伏張賊未見而哨馬見之仍令我之塘兵明說大義與
賊塘知道則此紙必能入之賊營定有實效可知矣惟老
公祖速圖之

與秦中督撫

不佞頭駐均州擬催糧有緒即挽舟而西向面請教益適
有曹過諸股求撫出山將近荆襄兩藩重地不得不回顧

之西方之事託重臺下奬率文武指示奇正玩寇股掌擒斬兇渠當在旦晚不佞不能復遥制矣日月于邁歲序聿新成功則仰慰皇心不爾則重增臣罪不佞孑然一身莫能兼顧臺下之功不敢分否則當先任過固不敢辭

與方楚撫孔炤

遠得老公祖手書什不能報一二以東西兼顧事端如麻心神紛碎不能急就一字也玆來教東下襄陽就近請益爲便矣撫之一字姑借爲緩圖則可若論安插與遠近江均州亦近漢也戰之一字須得邊兵見在亦不甚多老公祖再有何計於何處調募可應目前或備將來幸一一示

示便驅勉圖之小疏奉覽中述調度原文月日不敢妄增
他端亦不敢獨御已罪惟鑒亮幸甚

諭流賊曹操羅汝材等

照道人回據饑民羅汝材等具有稟帖內稱蒙差汵水道
等官進營執懷諭令向化衆心又蒙復疏赦免開饑民萬
死之罪此是皇上天恩非本閣部所敢私也本閣部在平
臺召對親奉皇上面命只要挈悖恩復叛張獻忠一人其
餘罪皆可赦天言昭如日月信如四時即與前任理院請
來安撫旨意一同汝材等謂屢疏旨意不知眞假是汝賊
人膽虛故多疑慮聖旨有何眞假也又云先撫張獻忠因

何事故追剿獻忠做的事汝等誰不知之何待重說本閣部昨有諭帖與冷道人說張獻忠該殺之罪今仍發去汝等有識字者高聲朗誦與衆人聽未有不痛憾者又云賜賞殘破地方饑民耕種汝村等原有安插各地方在已經奉過聖旨給有謄黃勅書如耕種成熟起科納糧朝廷賞他衛所千百戶總旗之職勅書上載得明白不必另議但今番招安與前次不同汝今番又造下罪了如果聽令安撫亦與前次不同可著頭目一二人來親見本閣部面談一番便知端的本閣部恐怕安官舊套往來騙錢說假話誤正事必須頭目面見有話親口說知纔爲憑據汝等可

自已思量若錯過本閣部這一將再休想招安之日矣本閣部約法三章有云二十年刀兵債我要勾銷百千萬斷頭鬼我來救活思之思之

諭姚道人宗中

據汝述羅汝材之言賊不殺賊免死狐悲惡傷其類本閣部豈不知之但面奉聖命而來只有張獻忠罪在不赦任他走到何處調盡天下兵馬决要拏了他其餘情尚可原若能殺了張獻忠來不惟赦罪還可算第一功此是聖上命本閣部恐怕賊中也有好人做得朝廷事業的須借這箇題目來大用他不可錯過去也別的賊不殺賊也罷那

張獻忠做賊都不認得賊動輒磕了人家盤子豈不該殺九營安在房縣竹山鄖陽均州與他何干他一箇反叛要人家都反了豈不該殺將人家種的田禾做的家計臨成熟時他都割的走了又叫打糧尋飯喫豈不該殺五六七月熱天起手裹了許多人都沒綿衣沒鞋脚凍的凍死跑的跑死豈不該殺口稱曹操大哥其實心裏要連大哥的盤子擲磕了纔好豈不該殺殺人放火做賊的當常事了砍人手剜人脚摳人眼睛割人鼻子豈不該殺殺了張獻忠只當賊中去了一毒顯得賊中還也有人將獻忠的妻妾財物朝廷賞他受用了又將獻忠裹的難民東西南北

放回去見了家鄉有父母的見了父母有兄弟的見了兄弟有妻子的見了妻子這就是太平有象免死回鄉的光景豈不樂哉爾爲道人可將良心拈出提撕化導他一番聽不聽繇他是他福業罪業各有深淺不可强而齊也朝廷的福氣大天下的兵馬多幸是皇心不忍盡殺他們猶有一線生路若他再造下彌天罪惡來皇心也赦不得本閣部也擔不得爾道人也說不得矣

與永州府晏太守曰曙

舉世未嘗乏材材者輒不遂世此有志所以深藏而憂時爲之浩歎也僕於老公祖有何因緣止是一會二雲公祖

平生信得過因而於老公祖亦復如是耳然非二雲之爲二雲主上亦信得過則豈能作此破格事哉夫天下之人不求信得過於主上而獨致疑於主上之不仕人此又主上之苦無可告語者也今湖南有起色矣憾州縣長吏未必能盡換一番如老公祖輩也剿餉雖是急需解來極感相濟而僕却又有聞湖南藥弩木杷短鎗可以殺賊皆又憾不早通之於老公祖留此爲募兵之資也

答荆州鄧鄉官希稷

昌以罪孽謬傲上恩非常殊眷曠古未有而不能効犬馬寸尺之報愧媿欲死節頃奉剿寇之命拮据三月止是如

斯求賢自輔奚啻饑渴之於飲食哉而此一時也朝廷方修計吏之典物情不無借題之嫌昌不敢作意表行事抑昌之爲人也以信行孤立爲時賢所猜間舉一二所知則不免爲所知累是又有懲噎而廢食者諒之諒之

與河南高直指名衡

十二月初九日遣顏丞督京遼兵往圖革左有數行託致臺下今於新正五日得尊札似顏丞尚未遠鄙意者第賊勢又一小變獻寇在興安秦兵薄之遂西向紫陽亦有兵遮其前恐未得去返走二竹其勢稍遠曹過在興歸拱楚兵遂至遠安僕自均州馳下將圖之於當遠間則出保漳

閫襄殺易易也撫之一説非制賊而毋爲賊制則愚賊而勿爲賊愚二者皆有辯焉我力有餘則言制令投戈散黨輕身來歸是也力不足而智有餘則用愚大詐似信大巧若拙將令賊人不知而入吾彀中顧可令人人知之而泄吾機事哉然此乃更不易言則有餘不足之勢異也今臺下之視兵力餉力有餘乎不足乎則可以知僕之難爲矣

與永州曾副使櫻

老公祖大教若以僕可與有爲故先之以可與言此不佞所深感且媿者也僕少而放浪起家爲廣文實無夢想到立朝事業上故浮沉郎署里門竟若而年自先人棄諸孤

馬呼牛無敢辭避徒欲以效馳驅爲乞恩滌除地寧意數
歲之間叨冒至此老公祖眞人前不道假話道亦有何益
也既已叨冒至此然後勉竭駑駘期以上格主心下厭輿
望豈不甚難老公祖言將順多而匡救少僕尚不能爲將
順又何敢言匡救也總之主上眞聖眞明眞不世出之堯
舜吾輩若能將順眞正堯舜君民事業不難立見而今舉
目一覷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乃出桀紂之下誰爲將順堯
舜之主者也噫嘻舉世皆桀紂臣子而爲之堯舜者茲茲
四顧倚毘奈何譬之千金之家有數十莊客皆化爲盜賊
而欲其不遺僮僕察雞豚何可得也此僕之所憂非不能

匡救之患乃並不能將順之患也老公祖以爲何如聞樂
晉山東道矣倘過襄陽爲數日談可乎

又

爲司李公祖借重監湖南殺手來僕當有以處之必不令
屈節於若曹也致意致意僕借材若渴倘再呼不應則大
非行間所宜惟老公祖鼎致之

又

司李倘未復俸遽題僉事則有借題躐等之嫌主上未必
肯允若題一部銜贊畫或可庶幾此不佞之鄙見然也吏
部非錢不行繇於冢卿不親細事政在郎吏入於膏肓不

守之不復倖無怪其然安得統均堂上坐一霹靂手痛洗此弊耶言之徒有憤歎耳

與萬司李元吉

不佞以救焚拯溺亟藉名賢得來驗而失望殊甚查盤何事可與軍機抗衡也嚮非仰慕之殷必欲敦請聯事則幾按劍而起矣茲者楚風不競再集雄師非廣爲招募不可敬以湖南殺手託之門下幸慨然投袂而起趨至荆當自方撫軍而下實嘉賴焉非特不佞跂踵而已

與方楚撫孔炤

九日得老公祖咨以譚文抵関一麒往發荆沙如此方妥

不佞亦稍稍放心矣賊伺灘與伏山是其狡情然山中焚掠殆盡賊食何物必待耕而後獲須得幾時此山中終非久處之地也春來雨雪灘水皆盈伺久彌不得過則其窺情還是走秦與獻寇合爲可慮耳今獻寇在磚坪秦兵與左兵壓其二面而一面入蜀蜀自有兵惟一面返竹谿者治院兵既不足又不能爲運糧而不使以開譬東還不獲分身挪顧勢殊無可奈何老公祖頻教舍獻寇而圖其餘固亦有見第不佞若果如此則賜劍當自加其首無庸問他人矣即今楊羅敗後急當行節制法特具密咨幸老公祖萬勿縱舍如何養浩何養威者亡裨致僨裂之隙[illegible]

可收拾後來不則當再以上聞恐更不便甚矣

與高太僕倬

承再〻兌馬一節體恤俵戶不使亦有此心乃邊兵征調不常但有日遠而無暫近之地可奈何且也俵戶之苦遠特其一端而邊中將卒素不甚閑於洪若離不使彌遠則需索刁難弊且百出不若解至不使轅門親驗面給之省事也邊中只有兩將見在領兵別無可遣以他將代之渠又不服他日口實需索俵戶而馬不良誰其任之臺下慮及防護則不使給空印牌責成沿途州縣以鄉兵逐程護送仍咨豫撫李龍老多差員役督催或不至於疎虞也

臺下幸諭俵戶但到不佞轅門即日收即日去更無使費
但馬之老病瘸者不必强來以滋往返則可矣如何如何

諭諸賊

欽命督師閣部奉宣皇上德意原撫九營人衆能殺張獻
忠者准撫能解散脅從難民各回原籍者准撫能爲良民
自耕自食者准撫此諭

與監紀邵同知起

接門下屢札知一片苦心期於眞濟撫事不佞誠嘉賴之
但賊志驕似未肯就緜縱哨馬打糧姝未能免闖將一枝
又向彝陵作其伏夜行之計不佞向在中樞覆九營就撫

之本關將不在其中果何時至此其人怪譎似不樂諸營之就撫意何爲也門下如有往還當將此人著實商量毋與陞其討蔡璋來所言倘無要領諭帖止可發一次前與徐懋德去後回話何如再酌未有渠止一稟而不使頻頻諭之之理也大都此番撫法要與前時理院不同不然仍蹈壞局不轉瞬而又變不使不敢爲也門下其愼思之

與鄭秦督崇儉丁秦撫啓睿左鎮良玉

新春前一日得常國安歸降之報喜極欲往撫賊數百徒屈其力不如收降數百爲屈其心然屈心乃屈力之漸想直取獻賊之首亦不出旦晩間也敬手額爲諸公慶目今

曹過在當遠問意亦求撫而無可憑得國安來可作順風之呼不則遣其兄登遐或一二頭目來亦可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八終

曾孫　毓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耆同較
山榛　農者
農正

書

與方楚撫孔炤

兵將不拠南北大抵多同老公祖所指數何天衢等亦猶是耳一面行召募精鋭士著必不能來多召流棍以克數冒

餼于大一輒見面不如聞名一語盡之刻下遼兵將到强半無馬姑令息肩荆門而委中千一員來襄候俵馬到給之又治臺王公祖調募兵一千云將到荆咨來肯應荆當之用此兵若集則大谷內游巡河溶者屬之張一龍可也孫應元張一龍之兵各止九百馬得功五百其浮於額者雜流也老公祖謂將大部少切中情事然眞正領頭厮殺一將只能管二三百人多則炤料不及今有五百九百殊不爲少但苦不皆精耳縣均州無草之故飼之旬日可起撫安之說因目下無兵不得不然若兵集矣臨而脅之如此則撫否則剿兩言決耳今兵集否乎闖有老管隊來嘗

責以大義看其從違若何再作理會非如熊心老拏定一
撫字也數往數返之間而吾兵或已集矣唯老公祖察之

諭帖

再諭監軍張大經見爾與熊維鰲手字知爾日坐針氈不
忿撫局雖張獻忠悖逆至此亦猶不忿講安也可見安撫
的日子畢竟好過造反的日子畢竟難過打得糧有飯喫
打不著無飯矣搶得著有衣穿搶不著無衣矣不燒房有
窩舖點著了無舖矣深山寒月赤脚單衫風來吹著雨來
淋著雪來打著死來捱著這是造反的下場頭日子好難
過也假然打得些糧搶得些牲畜我聞張獻忠只顧自已

不顧別人縱顧得些貼身親丁央顧不得其餘兵衆那其餘的兵衆難道就是該凍死的該餓死的該剁手剁脚的該剮鼻子耳朶的好苦好慘這等一箇狠人人人都要殺他人人都要到本閣部上獻功請賞爾張大經爲何還討化誨飛撒要差練達正官爾爲監軍不是練達正官乎朝廷勅諭不同化誨飛撒乎他把勅書腊黄也不受監軍在營也不理一心造反害死衆人那衆人誰不怨恨誰愛跟着他東奔西走受盡了萬苦千辛他只叫幾箇親丁明查暗訪叫幾箇婆娘夜裏巡更看那些大小窩舖一箇箇不敢声傳你道這是怕他還是算計他詳他張獻忠一人算

討衆人不了還是衆人算計了他昨日楊春常登遐出來說那人不識字口傳的密話本閣部已知道了只待那動手時節誰上前誰不上前自然明白本閣部矢之天日必不負他有功之人借重爾張大經密密達之

諭帖

本閣部奉天征討剿撫兼行一言一字至誠無二爾羅汝才惠登相等旣差管隊稟討招安本閣部仰體皇仁救民水火亦無堅拒不許之理但有諸款約束傳示爾等自己思量果否一一能從爾再差人來稟報可也爾等人來親見本閣部之面親聽本閣部之言比於安官傳遞十分不

同本閣部親承聖命前此安官騙錢往來說謊壞了朝廷大體誤了爾等大事故本閣部今番約束付汝差人領回爾等其審聽之毋忽

一安插地方原有鄖房等處奉過聖旨不敢改移爾等遲早仍歸舊地不必怕張獻忠攪擾見今官兵四下圍困授首在旦夕矣　一先散去河南南直湖廣脅從之人方信爾等眞心安撫願做良民好撤兵馬防範如脅從一日不散安知爾等心腸是眞是假不惟兵不撤還要日日添兵　一爾不散脅從必然四出打擾糧既要打必定殺人放火在我道將等官豈

容坐視不救必定領兵厮殺爾勿生疑果要招安必
無哨馬犯我官兵纔可　一本閣部許爾招安以帛
書皇恩赦死散脅安民八字爲信用印給羅汝材惠
登相王光恩白貴黑雲祥武自强茴時化七人此本
閣部在京時覆本安過奉有欽依者其七虎八隊原
無此人不准須給闖八隊是闖將李自成此人在內
央安不成據差來人說說我們安了捉他不難本閣
部不肯輕信待爾再來回話　一先時熊理院招安
凡事曲從爾等不過哄你一時今本閣部不肯哄你
不肯曲從凡事要講長久之計要眞正一安永安爾

大盤子散了脅從不過三五百人小盤子散了脅從不過百十人纔好眞正安插或耕田種地或當兵喫糧或行商買易任從其便爾依此說也繇你不依也繇你朝廷的福氣大天下的兵馬多上了一陣又一陣調了一處又一處本閣部到來三箇月這裏報五千兵那裏報五千兵只要裏糧報効此爲何來都想著你們身上得了功請官請賞不得搶些婆娘馬騾財帛也著實受用一塲不比你們今日搶得明日又丢了跑到底住不成家當立不定個脚跟爾等勿謂楊羅二將之失便爾心驕膽大胡思亂想也此本閣

部透心透滿喚醒爾等實話爾傳大小頭目婆姨一
齊聽之

家書

兒既去後此中脈脈無刻能忘賴聞沿途行人不斷時有
遇見吾兒者稍稍放懷兒見曹操等差來管隊三人下馬
叩頭乎十七日渠到襄陽吾盛陳兵衛而見之堂堂分咐
良久乃遣去其問對之詞今錄之以示吾兒亦令軍中發
抄傳播俾遠近聞之光明正大非若前此之以撫自愚者
比也又諭帖一紙詞嚴義正若輩肯從則撫不從則必不
免亦移會各撫知之尤可異者吾前與張大經諭帖乃間

賊計也標營小將熊維藩果然投之賊中索大經手字以出其字雖曰求撫而此賊豈有撫之之理哉適足以見吾間之人剌其心病如所謂細打二將四將者張大經寫上張獻忠又以墨抹之云今後不要說他私事則其心虛膽

顫可知矣此字初六日申而初七日常國安來奔今奏左川漢之兵畢集磚坪四面或者一逼剿間有好消息矣汝料理家事稍畢即來毋誤

與里中劉廣文用寬

世道江河日漸趨下吾郡遠在江南而城當彝夏之衝高僅踰等卑纔及仞亦岌岌可虞之甚矣不肖昌奉教於先

祖先君素有鼎新之志而苦於力不能爲此叩冐爲大司
馬可以有爲矣而又慮人工物費之難措也先借起工於
驛裁既乃求助於河稅庶乎本地無加征之擾而貧民得
役事之資然非其人不任也天幸賜我司李程公祖巡道
陳公祖二君其淸其愼其勤固所素植也而擔當擘畫才
復濟之將見築城而外繕守具簡兵徒可次第興舉寧惟
擭貲無憂眞可金湯永固矣不肖忝生仁里遭遇明時才
能不及中人名位軼乎先輩居恒自省無補多慚念我先
祖先君志在於斯不敢不倡此舉而何敢言功哉頃承愉
教累數百言以爲不肖此舉有異求田問舍營營身家者

竊不敢不勉若云垂世必須勒銘範銅愈於刻石似不必然儌天之幸城成之後碑在人口但相傳曰相公城足矣銅耶石耶吾懼銀杯化羽華表燭妖不能久存於世也

與方楚撫孔炤

失事各將誅之不可勝誅僕咨擇其甚者得二三人便足不必多亦不宜遲老公祖觀僕三月以來諸方失著無此爲甚而不能行一法將何以對聖明也况運糧一事兩奉明旨於諸道府例加賜劍尚敢愛武夫乎僕爲此舉將以上開於老公祖不爲無益何遲遲乃爾遲則必生變端勿謂僕不言也冊中有名前摽爲最

又

諸事各官再三請命僕不敢不忠於老公祖然望老公祖以斷相成也查冊管兵有專責潰逃有首從老公祖大教嚴規避者而恕其餘此未戰以前之法非既潰以後之法也今亦無庸多贅惟愿得五六人使僕有正法者有僥死者庶可示懲一儆百之意而亦可以姑安其餘矣

與孫職方嘉績

不佞拮据三月媿無寸効以報主恩然計算諸賊往來幷幷終不出此山中我再集兵大舉縛渠散脅終有了日限期默會聖意原不敢請而不得不請者以塞窮鼠之口耳

至於賜劍從事非常大法何敢輙行寧珍毋褻以待情眞罪當人人共棄者一舉而咸服焉斯爲得力若前叅道府有司皆勅諭中無專殺之文者也茲特請旨以明小心不佞孤危之人蒙恩過量取忌尤多寧失於寛慢不敢失之於擅專幸足下爲我轉謝知已想不以爲謬也

與方楚撫孔炤

承老公祖解來四弁於法當死不敢護徇明日即具疏上聞矣營將有失必斬中軍雖曰領糧在後而二十三日發糧二十九日被截中間尚差數日何爲不進無可原也與將領兵一千不能戰死又與賊通而偷生閙之事冷潛逃

則可非濆圍之謂也無可原也前探官似稍可原而認定零股二字致墮賊伏哨探謂何無可原也四弁斬而後來用兵或稍稍懼死法矣其餘應否再解惟老公祖之命

與內閣部科

不肖奉勅行軍已踰三月未敢輕以賜劍加人原欲得情罪著明一舉咸服者而後行之今查楚兵失利一日而斬游擊都守四人者或亦可以明法示誡矣道府有司文吏國朝似無齒劍之事勅諭亦無專殺之文兩奉明旨不敢不一申言此大權仍還主上誠萬世無弊之道不肖雖凜畏嚴綸終不敢易此小心也我兵環集與境獻寇不能越

逃其勢必再折轉春和雪霽灘水增高方擬以漸撤防合諸路兵大舉而糧餉一節不能先期積貯到底只是臨渴求漿隨口輒盡無可奈何即今剿餉之派言之不忍出口如其減派思之可爲寒心不肖兩疏上聞不過爲督餉督撫諸公下一轉語而行間有不肖在諸公於難出口難下手事皆欲不肖任之此萬萬不得已之苦有難以盡告者至於豫帥豫兵西禦楚寇乃所以爲豫作一重樊籬免如許蹂躪不肖堅持此局得力殊深即如獻寇總越竹谿而一時同事諸公遂欲委之於秦不復追剿札來數四不肖答之必以賜劍自加其首而後已焉人情之喜於㗳鄰奉

爲秘訣如此嚮使扼漢不嚴中原大擾惟不肖當受其罪而餘人之快釋重負者多矣尚忍言哉

與邵蜀撫提春

久荷臺下同心俯助不佞一臂近日呼彌急而應彌緩始則不患無兵而患無餉今則既患無餉復患無兵矣始但不與鎮守以全兵足餉今則直謂鎮守當回兵自守矣一鎮如此他鎮皆然不佞將誰與剿賊乎此區區迫切入告不敢爲臺下隱而不佞之罪左右總侯異日者剖心析肝以請此時無暇計矣加銜之將烏集之兵無衣無綿僅持一鎗千百無足恃然則安家一金之外少酌加之總在

事例中取用不佞當商之督部或不靳耳第防兵坐食剿餉而剿兵反無其資不但督部難之恐主上亦弗是也

諭帖

諭副將趙光遠知據稟爾任漢協防剿城守諸務各盡乃心良慰良慰然本閣部知爾不在此時曾記西寧買馬解驗關門本閣部時為關內道驗爾馬完准價銷算爾使人送一書來本閣部並書不看發還之時乎此本閣部區區素心爾亦當諒之於早矣今日或戰或守勉盡乃心果爾勞苦功高朝廷自當大用不相負也

與蘄水龔令鼎孳

老父母治蘄數載勞苦功高見兩臺奏疏想班生之仙非遠矣熊公祖剿撫兼行有功而不能無過主上恩威不測然或亦無大處聞其諸郎尚幼望老父母善視之銃砲之類尚有寄他所者幸命舍人再爲查出不佞取用之後一一上聞不敢掩爲已有也

熊公祖謂文燦也銃砲爲熊公自粤攜來交趾之物

與楊主事卓然

都門聞足下賢聲藉甚幾番欲以司馬之屬仰借高材因彼中兩院有考選之疏是以未敢輕舉頃出都而後見榮轉屯田相爲惜之孫職方亦以爲言茲故不揣有鹽車之

請揣摩足下此時方當晝繡里門輙耑使奉迓幸欣然命駕爲望尊兵正在選募不知曾否就緒可攜同行否

與湖北陳副使葉

昌出門數載豚犬俱幸長成其二大者讀書頗知自守又一尙小戶外之事咸不敢預聞而敝鄉風俗邇來大壞或同姓疏屬與異姓之親多假借名聲爲所不屑昌在遠不能知而豚犬輩弱不能禁惟望老公祖痛切繩之一切游詞僞札毫釐之信即有堂堂簪紳而口仁義者其中未必然老公祖自有玄鑒愿審察之老公祖知昌生平非貌言也若豚犬亦有不率或僕輩妄生事端則老公祖董之用

感尤屬相成至誼昌敢不仰謝者非夫矣

又

衞弁艱替甚難苦於兩臺屢駁不過往來使費而窮弁力不能再舉遂長已矣世職缺人皆坐此病僕在中樞特題寬限一疏欲曾被遐陬而敝衞亦不能行可慨也惟老公祖留意造福辰沅等衞地遠法疎衞弁把持需勒不得襲替者更多倘屬老公祖爲政一推此意行之是所禱也

與方楚撫孔炤 時方公被逮

數日前聞此信商之張繩老者再呼提塘面語者亦再皆不忍不以相聞而又不敢驟聞也承老公祖教示已痛心

欲死兼亦奉戴罪之旨矣目前賞氛稍斂而獻賊西奔又洮川界未知擒斬何期想治昌亦行步老公祖後塵耳然勝負兵家之常昌斬將疏內猶引孟明曹沫爲言老公祖有何大過主上特藉以警醒一時耳唯寬心寧耐毋驚太夫人昌先人曾經患難只以信心信理四字耳

與陳大司馬新甲

獻賊以計取之黨携漸散更用兵威四通立可成擒而責鄉節鉞不肯發兵出境先聲奪氣直欲坐而待賊之入可奈何唉緊尤在大帥羅尙文策之不前有何人可以立塲之衝當力請救知不罪其率爾也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向在都門左顧不佞失於倒屣自以罪戾之夫行當投劾而去不意蒙恩使過待罪行間復與臺下稱聯事也賊在秦楚之間大兵圍逼幾望成擒而疏漏者惟蜀一路不佞先時調度星火申嚴撫軍堅不見聽其意以爲各守信地自可無虞耳而不知信地之內賊所未至以千百之兵稀稀擺守於千里間毫無所事而亦毫不足恃莫若合此諸兵迎頭截殺於信地之外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惟足恃而且立奏奇功矣差此一著致使賊入川界毫釐千里痛悼何言然時踰半月尚無續報又未知果深入長驅否今

川中剿殺借重臺下嚴飭道將猛銳圖之賊勢孤窮黨羽渙散不難殲蕩萬一不然而秦楚之兵相繼入川糧餉一節尤須加意力督有司給之事寧開銷不佞當任其責也

與李豫撫仙風

日來西報運至獻逆不能入川折回紫陽我兵又復圍逼成擒或有可望唯曹過詭譎猖狂殊不可測不佞商移督理京兵於荊門而以梁虎發鍾灘責王帥往來巡守所以少分臺下之擔也高直指必欲調王帥不佞何敢留之但既調則必撤兵臺下視何兵可撤萬一如前奸細之信伺其疎薄而衝之枉却臺下半載工夫不能保中原無事矣

直指向有成心不佞未便强聒臺下一致意焉何如

與雲南徐方伯紹煃

傅司馬初入都門以省兵減餉入對未契宸衷蓋年來邊禍之烈有未聞且見者猶欲以帶日處之非所以有是何肺腸成何中樞之嚴旨也渠尊人在家年踰七十聞此不知如何驚憂臺下是厚德人不佞敢以爲託望便中開慰以聖主偶然觸怒尋當釋之如貴鄉湯開遠袁繼咸曾櫻陳弘緒四君子者至今見用足以爲解此仁人君子之意非臺下僕不敢言也

與宋楚撫一鶴

承示方公祖手書二將狃於零股之説殊爲可笑軍中無哨探耳目無進止權衡但聽一說而狃之乎以此卸過欲蓋彌彰然不佞敷奏甚婉首請當事原不敢獨諉之方公祖聖怒赫然不免廷召則非意料所及也

上朱玉槎房師世守

去冬十月十八日奉老師翰牘七紙所垂誨皆都門事而門生𣈆時巳在襄陽矣主上矜愚使過於世人欲殺之餘忽遣剿寇以爲圖功贖罪之地門生𣈆惶恐拜命夫何敢辭第事體大難拮据半載尚未能收尺寸之効焉知結局何日此局不結門生之局先結何能補報師恩是以垂誨

之言未能一一祗復唯副榜克貢疏呈覽其禮部覆本亦頗從優想有抄案通行也

與鄖陽袁副使繼咸

不佞拮据剿賊將及半載其有一二之幾於道蓋得老公祖攻心散撫之數言而其不能即了手者則決勝之機全在秦蜀得人老公祖十字道盡而苦不能如願也茲徼天幸以老公祖賜鄖襄主爵遴才聖明立允誠一時快事而不佞以藉高賢廓清中土則千載一奇聞命之日不禁拊髀雀躍即㫖急郵敦請光臨寄去郵符一道條例一冊可用則用之軍機迅速較尋常亦自不同耳

與督理劉監元斌

承教進兵遠安據守洋坪可以控制死賊此孔監軍之謀也渠屢以爲言而不佞未答蓋張賊未遠房竹無兵東西要路莫爲限制若當遠急進漳穀難窺賊必疾走房竹與張逆合勢我與平之兵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況當遠無糧大兵一進勢難中止若糧道不繼從而引退不更示賊以暇乎此不佞深心籌畫不欲輕動一步蓋有說也事至此不得不與台臺徹底言之賊遣營隊來姑示不拒之意俟楚撫回南糧到不佞當就荆門面商非楮墨所可盡耳

與陳偏撫睿謨

老公祖所言切中機要昌之迂愚妄意獻賊計曰可擒待大兵歸先斷房竹而後彝陵當陽南漳三處下手然非僅南糧至日亦未敢動也目下因其求撫姑且緩之向來撫則示弱今昌以撫示強人言以剿行撫今且以撫行間老公祖以為何如

與督理劉監元斌

賊曰來見誠僞不同不佞已令安官速速送至當陽聽其自去郎安官不必入營此中大有操縱機也羅汝才等不來見台臺又欲台臺往隔寶䜺與穀賊沔江往轍何殊此萬萬不可者且台駕往大兵隨之當陽糧草不繼一可慮

趕賊西奔合張二可慮前小札已言之矣唯亟聽萬萬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李常茂等見過分付而回盡是門下拙罸之計而不明言之今與冷道人一諭止其入營然實欲其入營通之也門下亦陽留而陰遣之爲妙

諭冷水道人姚宗中

據李常茂王三錫等六人口稟各營求撫俱是眞心但觀羅汝才等稟帖全無一字眞正解散脅從愿爲良民之意如云一月不發兵剿殺受撫一月十年不發兵剿殺受撫十年是要朝廷用兵十年防範賊人不得休息也原說朝

廷的福氣大天下的兵馬多調了一處又一處上了一陣又一陣那怕十年二十年只是賊人的福氣盡了運限到了一兩箇月捱著也罷還敢講過十年字樣此是何心又稟要差文官進營分佈安插他可耐煩等得殺了張獻忠叫賊軍張大經再來他營裏坐著麼抑是另差文官也且他們未曾受撫便說方撫院叫他改地方保甲名色太早了不思本閣部未曾准撫他便到處張告示叫良民與他做佃户這是何爲看來羅汝才等稟帖是一樣話李常茂等口說又是一樣兩不相同如何准信除是羅汝才來當面見過方纔信得過且羅汝才一人耳惠登相也是個人

黑雲祥自貴武自强苗時化也各是箇人爲何只聽羅汝才說他老奸巨猾寫禀帖哄人不是一遭朝廷要撫他可拉攙著衆人一同說話朝廷要剿大兵到來各人只顧各人他羅汝才顧得誰如何一般放響馬一般做好漢却被一箇人拉攙著要和他同死捱也好癡蠢好笑話想是做賊多年命該如此縱有仁人君子一片好心也救他不得了可歎可歎本閣部面前放著一箇劉喜才是殺了順天王出來的放著一箇常登選是擒了張獻忠出來的此乃英雄好漢自已做主意的人當面指與李常茂等看何不學他李常茂等也箇箇點頭知道明明的好樣子朝廷不

肯虧負這投降之人只怕回到營中又不實說與衆人聽也自繇他本閣部仍令徐懋德等送他到荆門當陽切不可入營汝道人千萬不要入他的營叫劉全也不必去聽他羅汝才等自已商量親來叩見則可如不叩見其心可知乃汝才等自絕於天非本閣部絕之也

山公曰觀後來惠登相黑雲祥白貴武自强苗時化俱果次第投降則此諭之效居然可見

與鄭秦督崇儉

臺下眞誠淸苦人也屢承大教不敢不以眞實替語相聞先是推總督時主上名問誰可用者韓城薛國觀黃縣范復粹兩公以臺下對因蒙欽點此吾君吾相共難其愼之舉也

臺下以眞誠清苦宣力行間將士宜其感孚鼓舞唯所用
命而何以有章句豎儒軍旅未學之謙也今獻賊之勢業
已孤窮其黨亦可潰散但我兵將不肯盡力圖之全在臺
下鼓舞振作躬率以往而入山進剿責成撫道爲之運糧
源源接濟斯可必其盡銳不佞與張餉部共發二萬五千
金交撫道買糧左兵用之不盡則責督下之兵亦可用也
不此之圖而逡巡畏縮或令將士入山又不爲接濟之計
賊其何日可殲乎夫總督責任與巡撫不同巡撫保一方
無事亦足自塞總督必殺盡無賊斯可告成功於天子臺
下旣任總督矣毋以巡撫之言是聽爲其所役而愚也

與孫職方嘉績

向有密疏上聞部中僅於劉國能一推而止不及劉士傑想足下司中事繁偶忽之矣茲再述以懇惟足下留意早推之頻推之內劉士傑一推之後竟與實缺而左鎮部下有盧光祖其人功已足錄不宜久閑亦當推之不拘西北何地一守備足矣貴堂翁受事否推官時幸以此紙奉覽不佞爲公非爲私且甚有關於機務也

劉國能劉士傑盧光祖皆降目之久著功者

與督理劉監元斌

連日曹操哨馬探至紫陽坪等處盤內合龍大兵急進當

遠先聲奪之欲西走去也不佞憂之實甚急調宮豊遼兵來發之穀城房縣等處萬不可遲唯台臺促其速行至懇

又

賊雖遣管隊來見而狡詐殊多我兵未可因其詐退便思猛進此一舉必圖萬全不可有絲毫之錯不佞擔遲不擔錯主上罪錯不罪遲也若台駕前進尤萬萬非宜豈有賊不來見而往就見之理穀城之誤不可再此必非台意而孔監軍以欲去之人爲欲速見小之計也

又

姚宗中與徐懋德輩不佞俱不欲遣入營只聽李常茂等

自去若曹過等果眞求安必出荆門見台旂後再至襄陽見不佞方顯眞實倘坐在山中不出即是虛詐驕蹇而我兵俟南糧到當已滿萬數即可大舉剿之遲速以糧爲期乃萬全穩著不佞之堅執以此唯同心者亮之

與湖北陳巡道璉

鄖郡褊小諸務廢弛老公祖下車彌月振綱挈領精采煥發向來一切陋弊今知有起色矣承教城工必內外兼修斯可期其完固必速求竣事斯可免於變更然治昌已離樞部不便儌催望老公祖加之意焉昔先祖先君爲地方公事惟力是視昌雖不敢不勉而什纔及一二敝里輿評

尚多忠厚輙以聞於老公祖奬訥及之旨且感且泣先祖往矣先人若至今存僅僅古稀年也而其如不及見何哉至於豚犬年甫望弱學姝從懶昌未知其循履若何曰疏疏懼咎之爲患耳又族人楊麟倚勢作惡曾盜砍王府山木而又毆其人幾斃老公祖特拏重責枷號於敝族祠堂之門庶足小懲大誡不獨小人之福即寒門之福也

與南京倪司農承禎

大兵剿寇急需本邑見糧向來發價召買已徧豫楚旋𢬵旋涸不能濟什之二三不佞因謬擬借南糧十餘萬以拆色補還而尤慮留都根本地台臺或未遽相許也及接邸

報見台臺大疏南庾見積本色百萬有奇向來宿逋俱改折色此一事造福於江浙吳楚甚大而有濟於南庾亦甚速甚豐甚實或者不佞所擬台臺亦可俯從矣謹具題案咨移請教唯慨然俞允爲禱蓋必楚賊淨而後民力寬糧額辦此固事理之相因而楚賊果淨留都一水通舟之便始得安穩無虞則借本還折非但加惠於楚而已

與王郎撫鰲示

郎鎮並營見禮部題鑄關防得旨而兵部無文蓋徃例更營而不增兵者聽各鎮爲政止覆關防不覆營制也乃一更制之間而潰逃立見此郎鎮從來無法亦從無一善馭

兵者積習致然即如牟海龍兵既潰逃餉無晝一止以通融二字掩飾葵優源之不淸流於何瀦又如營將新定七人內陶紹侃李廷獻袁昌皆從部推未見其不可用而劣弁如秦啓等敘功既知濫冒何又劄委管兵笑他人之未工怠已事之已拙此又鄖鎭牖口說做文章之榜樣也此番郭繼裕激逃必須申明大法在老公祖勉爲之若縱令下襄則萬萬非便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與督理劉監元斌

日來奉旨於賜劍一節責成愈嚴不佞皇皇飮氷無敢隕越而官兵紀律久爲漸弛戴承志守南漳火燒城樓提到

欲盡法警衆而南漳士民遠來奔救遂止於細責而遣之行府將保狀立案此事或不必奏聞也又聞當陽馬兵姦淫婦女者不一而足想台臺執法森嚴必不輕宥而諸將不仰體盛意約束所部其奈之何恃在同心有聞不敢不告以盡彼此相成之誼也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鼠賊狂悖不佞不欲多發諭帖與之亦不令安官入營意正有在今與劉公稟果然便不宜錄來看也姚道析疑語甚妙此等當聽其弄丸得失無大關係耳遠令甚可憐憫倘朝廷不以萬全見責不佞即從井救人亦所不辭也

與督理劉監元斌

不佞素荷同心不引形跡之嫌不作膚革之語南漳燬樓提責戴弁斷而行之以京弁京兵可加一切之法庶其餘尤不敢犯耳接台教撤去此兵豈有怪耶反覆思之台臺定是相諒恐諸將之屬有借端開嫌者台臺當明燭之

與王鄖撫鰲永

郭弁正法爲是不佞斬九人者頗與來教多同唯金耀自稱告假而亦同朱萬勝秦可昇等具狀且嘗堂面審插口爭先的是箇中人耳牟海龍亦審訖姑留二將束伍而斬其逃首二人如老公祖不盡漢法之意行之未知有當否

更營定制自是軍中正理不佞非以此爲做文章但文章內歷數往事微文刺譏似人人皆不如老公祖之善擇將馭兵然者今種種諱逃層見疊出頗不副文章做法愚戇之性不禁直言無所逃罪郭弁既斬李茂春之衆或者不敢到襄而諸弁以襄中招兵爲口實者亦可燭其奸僞矣

與監軍湯副使開遠

頃嵩官齎旗令借重門下監軍而京兵亦請得一枝先剿草左之賊此新刃發硎宜可鼓而用之者第聞賊入茶山岐徑轉多搜剿不易法須結聯山寨士民爲我用勿爲賊用斯可窮其窟穴破其營壘佐職官兵力之所不能到於

以收功易易矣僕頃於鄖襄荊屬全用此法覺有少分相應謹以一二文告送門下倣而行之僕去安廬遠號令難行唯門下以奉行之意轉爲刊布或致鄭潛老行之更便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賊移營轉入深山而祖自通果自拔出闖之喜甚僕不慮賊强唯慮賊走今轉入且深或戀戀有糧之處未必遽走即負固倔强正其恒態不足爲意也又自通拔出以入少易於安插鼓舞將來零股細抽乃大賊瓦解之漸第姚道人稟云出降行李俱揹畱鳴鳳山中誰揹畱之者當亟取付之而道人與安官輩謂前六隊來時僕待之愈嚴賞之

愈薄僃之愈急六隊不勝股栗又謂羅汝才見罵老奸巨猾甚不喜此皆不識眞作用處且如古之曹操以得評亂世奸雄爲喜今汝才等僅賊奴耳焉能消受得老奸二字乎然則僕尙惜此罵當亟亟取回罵姚道人未知道人亦能消受否付去歸降免死印帛聽道人用之期有以報我

家書

見唐君庸札知欲赴京考官家貧親老捧檄動顏自是孝養好事但會試之年四月考課往例專取人才有長胖鬍之說今則非錢不行拔貢欲考州縣正官恐非二三千金不能到手長安說事者全是兩衙門或吏部選司自已要

錢其餘情面俱是假託財親人不親已成極重難返世界
主上申令愈嚴行法愈急總不足以奪其要錢不要命之
眞心也君肅之行吾不敢止但恐如此老實話無人向他
說耳若我既不敢作此等事而亦不肯以一字入長安亦
有疎誤彼此俱累亦非愛人以德之意也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賊巢狂悖固不足言然其自知罪大不肯輕出則眞情也
至討地方亦自有說本朝成化年間處置流民新設竹谿
白河南召桐柏等縣有威例可援今千里爲縣八百南漳
尚可分而爲三四縣以處置之但彼方桀驁全無賓貫求

撫之念故不俟不肯輕開此口耳彼既整頓精兵打仗不俟嘗益調多兵待大剿之後果有抱頭乞降誅之不可勝誅者方可請於朝廷作此正大光明之事今姑不必與言特吾局中之人不可不知此意耳

又

房縣馬良坪亦先年議做縣而未成者見鄖臺志可考山中如此地甚多可留心訪之不俟亦旋有文行矣

又

做縣非密語也故密之嘗微泄之以此繫賊不他走且可令弛懈而後圖之門下嘿喻此意

又

姚道人密報必要進營或有抽幫之計亦不可知但必問進兵日期則駭矣我欲進兵必堂堂正正明諭賊知不作掩襲之計但此時不可預言若戒嚴諸路不許殺降自是正理然眞賊與降人一時難辯必遇堂堂正正大兵所在方可投降其餘難保山寨之民不混殺也此則道人指示降人還是當遠一路爲便昨將接引諸將聊加激賞正是開導此路耳道人屢屢走字與邵倅蔡璋此是何意果不可少此二人乎我觀此二人主意要一手握定許地分糧全劾能理院之所爲自信太過自任太堅我若遣之前來

渠必挺身進去蔡璋猶可邵乃是一文官張大經之後可
又添一張大經否也

與陳大司馬新甲

古人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即吾輩所以
事主之道不佞在山海時曾蒙召對上問邊才須用何如
人對曰用虛心實腸小膽大度之人覺後自詑此非偶然
中樞三載不敢不勉竭駑鈍而許多罪戾主上皆賜矜原
則實腸小膽仰蒙聖鑒未必不得力於一夢也以括老之
才十倍不佞而轉逢聖怒此其過不在才台臺到部當知
之今台臺才過前人而虛實小大之間自是胷中有主外

措咸宜不佞即欲効一得之愚亦無可贅賊情兵計前書頗詳今秦督左鎮自魚渡壩直趨大平秦撫亦整兵於茅壩關二州埡與貴鄉鎮將夾擊不佞竟望二月末三月初獻賊當有誅擒之事而後併力以及其餘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公肯如人願則不難於殄滅耳至同事人各有心未肯心心相炤拍拍應手如秦督是忠實謹慎人而苦於局不大運不靈秦撫則有智而用以自完似任似讓之間揀擇善地郎治則闔而自用險而忌人其兵不成兵將不成將而虛㤄自誇稍一責實便覺不堪不佞久欲易之而難其人俟新撫郎道至察其可任與否當具奏請裁非

者鄖兵離伍之奏亦發其端矣所以不即决然者見有鄖陽無人不得不稍忍之也所言公公言之不佞不敢避怨即反噬亦甘之矣

與督理劉監元斌

戴承志事台臺上聞甚妙不佞僅行薄責或可省文且有台奏即相同也黃鎮得功之捷可喜徵聞賊言招撫埋伏精兵將朱三才擄去黃鎮亦幾不免危矣哉今曹過之賊闖張賊潰敗亦必膽寒來求招撫愼勿輕許少俟兵齊糧足可收全功其零星出來者則萬萬勿殺是乃眞作用也

山松日黃鎮得功所剿者江北革里眼左金王諸賊也

與平賊左鎮良玉

望日得將軍大教必提兵入川追殺獻賊深服高見定力即抄白一紙寄浙大司馬謂二月末三月初獻賊可擒今二十日得大捷之報不勝狂喜即刻具題以慰主上惓惓將軍封拜事業在此舉矣向使不佞分兵之說早到軍前安有是哉以此知不佞之不及將軍遠矣

與王郎撫鰲永

郎鎮瑣瑣諸事蟲壞望老公祖標異文章爲之振起久矣非敢以標異爲非但當蹉舞袖未免郎當鮑老郭郎同歸一轍此人人同病即不佞須行招撫亦何異於前人哉老

公祖可例推矣承教知於秦啓恨之深故言之盡然老公祖爲道而撫仍用領兵亦幾於信之深而任之久矣笑笑前斬朱萬勝等後又斬牟世穩等不容不以上聞小稿奉覽牟兵作何發落未裳指示望之望之

諭宋鎭紀

諭署總兵宋紀知爾同諸將提兵遠出恨不能即致之襄漢間但因中州之兵防灘已久今更進一步爲入山之圖不能發還該省而高按君大聲疾呼不一而足就便用京兵東剿乃道理事勢之最相宜不得不出於此也革左賊若衆强何以自秋至春畢竟不離督六光固一帶彼豈有

長江大河爲之限也我兵拙於智算徒爭幸於遇不遇之間昨黃鎮報千餘之撻而輕信討招安幾與朱三才同墮其伏所望於爾鎮者專以智算爲先約會淮皖諸兵並臨軍湯李二道同心同力一掃可完也今左兵入川追剿獻賊已收奇捷只未報逆獻一人擒斬若何倘有眞正若落方可令旋師東來齊力大舉而南糧十萬斛運不及三三應必春夏之交溪流盡漲輓運源源相續方可厲兵擇地長驅彼時以一檄飛馳自能不誤功名之會耳

與平賊左鎮良玉

連接塘報喜而不寐將軍决大計成大功不佞已自愧不

及唯有亟須將士車下之賞並將皇日所接來教籌算分
合始終必欲入川剿殺者具本上聞使聖明深鑒將軍忠
勇智謀俱出尋常萬萬而不佞不敢掩人之善居巳於功
亦見區區之赤衷耳但聖意所重全在逆獻一人深籌四
壁險峻難逃將軍在彼嚴督窮搜斷可必得今云十二日
引兵而還何耶想窮谷無糧大兵難駐將軍必不得已而
爲此或張應元汪雲鳳亦能辦此則幸矣萬一不能而逆
獻終逃不獲將奈之何將軍萬萬再畫必然之策勿膠前
正之言果大兵回與須駐彼調度期擒渠而止毋令旁觀
忌嫉之夫謂賊在掌握而復縱逸爲患也

又

如逆獻雖未遽擒擒其妻妾七口嘗與僞印等物俱俘獻
朝廷者也乃云當配無妻兵丁此一事不妥之甚如果降
丁擒獲當量賞而贖出之

與陳司馬新甲

邸報筒中接台臺大教俞寄名對保邦十策讀之神悚心
欽古之人立談取卿相三顧出草廬了然於心手口不是
過也內剿賊一策急圖了手誠區區本懷而唯恐人不同
心天不如願今仗台庇左帥奮勇大剿獻賊於蜀之太平
境秦兵亦鼓銳從之半日中斬級收降者約四千人馬騾

一千三四百器仗稱是賊印賊妻所領理院劄付糧單與其終日占十之金錢防身之鐵棍吹夜嗶兵之畜狗名虎斑繫金鈴者俱獲之無遺惟兇渠棄馬滾崖尚未報知所在而一向教保升木勒要勑書關防等件之張大經亦被各兵亂刀砍死其史大勛乃陳洪範之坐營代洪範入營保任者亦復殺之蓋大快事矣其曹過等賊再遣隊目來襄不佞持之愈正諭之愈嚴驅之愈速亦遂斂兵自守於南漳遠安之硯瓦坪不敢四出打糧而多年老本零星騎馬騾降者日日有聞亦是一好機括只待獻賊存亡確有着落便當令左鎮旋師堵西北奔遁之路候春水大漲淺

河可通南糧十萬分途運至山中就近供兵蹙賊則曹過
亦在目中矣

又

小啓未發接台教豫按呼兵查渠疏之發蓋未知不佞續
請禁兵爲宋紀輩統領者正趨光固黃麻之間可以應豫
楚之急也然渠意必覔豫兵豫鎮回豫豈可久與之爭俟
台疏得旨當調宋紀輩自光固馳來鄖襄又調潞宣營出
穀房馳之光固往返道途疲於奔命而春末夏初正好乘
淸和天氣入山大剿又有所不暇顧矣台臺開俟此言當
知豫按之相左意不止一端也謹述渠一札以明調度之

實豫鎮一稟以見進剿之機台臺一覽而了然矣

與洪薊督承疇

近月邊備若何中後火焚阿藍逸去恐細作頻中於我遼左不能自持倏有緩急誰爲奔走禦侮者遼土如斯遼將漸乏台臺用劉肇基諒取才亦非得已此外尚有誰堪拔萃者乎台臺向用賀人龍人皆詆訾不佞近始知其可用在駕馭之何如耳知人之難從古所歎豈知更有一轉語在知知人者之難也孫白谷傳括譖爾兄才具尚是可惜人而得罪至不敢救奈何

與澧州向副使鼎

高拔君手裁議論信是偉人僕深切敬仰但萬同知才足濟事行間苦不多得之人而功在舞陽或行道之人有不容泯滅者是以特疏詈之似與渠相左而實非也罪戾餘生猥承恩遣苟辦賊已畢即虀鹽甘之如飴豈暇為他人爭曲直勝負哉敬復門下久當知此心耳左帥一往自奮獻逆摧敗無餘門下數月防灘居者之功與行者等刻下尚望往來襄光僕新命至即趨受事可也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九終

曾孫　縉　授梓